





鐵園山叢談卷第一

百衲居士蔡

條



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矣當乾德之五祀而五星聚于奎明大異常奎下當曲阜之墟也時太宗適為兗海節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也此所以國家傳祚聖系皆自太宗應符既同乎漢祖而卜年宜過于周曆矣

仁廟晚未得嗣天意頗無聊稍事燕游一日于後苑龍翔池南作兩小亭東一亭曰迎曙未幾立皇姪為皇子

而賜名適與亭名合不一年即位是為英宗

神宗當宁已負疾一日後苑池水忽沸且久不已神宗為睥睨而不樂有抱延安郡王從旁過者池沸輒止莫不駭異未幾延安^{郡王}即位是為哲宗

哲廟元符時鄧王堯祈嗣于秦州徐守真世號徐神翁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矣再三遣使迫詢其故即大書吉人二字上之一時莫曉後端王繼立始悟吉人者太上皇御名也

政和間東宮頗不安其後日益甚魯公朝夕危懼保持

甚至宣和庚子有孫宗鑑者時為紫微舍人私語魯公曰公毋慮者^昔哲廟惡百官班聯不肅而後臺吏號知班者必贊言端笏立定又頃有八寶矣今復增而九之且名

之曰定命寶春宮蓋始封定王世次為九則立定之語九寶之兆天其命之矣魯公領之後宗鑑之言^果信應

政和間太上諸皇子日長^大宜就外第于是取景龍門外地辟以建諸邸時鄆王有盛受故宦者童貫主之視諸王所居後大為最乃中為通衢東西列諸位則又共為一大門錫名曰蕃衍宅悉出貫也^意時^愚遇甚惧蓋取詩

之叙蕃衍盛大而下句則識者深疑之亦知其旨意之屬在鄆邸而已後及都城傾覆然第三位乃今上果中興

宣和歲乙巳冬十二月報北方寒盟二十有三日。上皇有旨內禪時去歲盡不數日故事。天子即位踰年即改元。于是中書擬進取日靖四方永康兆民二句請號年曰靖康焉。靖康之初。今上在康邸。因出使講解而威德暴天下。故識者多疑以謂靖康于字為十二月立康也。是後一年而中興。

持一紙拾

太上皇既北狩畧不得中原音問以宗社為念久之。一旦命皇族之從行食者御手親將調羹呼左右俾出市茴香左右偶持一黃紙包以茴香來。太上就視之乃中興赦書也。始知其事于是天意大喜又謂夫茴香者回鄉也豈非天意于是從行者咸拜舞祿慶其後雖八駿忘返然奎輿竟還矣。中興歲戊辰冬十有一月得之于帝侯者許慈寧皇太后之猶子也頃得罪高涼召還道過于此提行副車弟嘗得太祖錫后詔一以藏之。詔曰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云云未有回日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

與娘充作劇錢千五百與皇后七百與充飭料問罪上
党者國初征李筠時也娘即昭憲杜太后也皇后即
孝明皇^王后也嗚呼有以知聖祖不忘本者如此是安得
不興

太上以政和六年七間始講漢武帝期門故事初出時
左右宦者必携持^從二物以備不虞其一玉拳一則鉄棒
也玉拳真于闐玉大倍常人手拳紅錦為組以繫之鉄
棒者乃藝祖^天做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鉄桿棒也棒純
鉄尔生平持握既久而爪痕^{宛然}至今猶存恭惟神武得之

一本而至今猶存
作而爪痕宛然

艱難一至斯乎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一日輦下諸肆有為丐
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為無賴者主人遜謝久不得解
即有數十百衆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割丐
者死且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翌日聞奏太
宗大怒謂是猶習五季亂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即嚴索
捕期^在必得有司惧罪久之迹其事是乃主人不勝其忿
而殺之耳獄將其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為
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携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

辭并刃上。太宗問審乎曰審矣。于是太宗顧旁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惟命即奉刃。內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仁宗聖度深遠。臨事不惧。當寶元康定之時。西夏元昊始叛。而劉平敗死京師。為兩血及報敗聞。上喜曰天下平安。久故兵將不知戰。今既衄。必自警。宜少須之。當有人出矣。後果勝。而元昊請服。上又曰國家竭力事西陲。累數年。海內不無勞弊。今幸甫定。然宜防盜。發可詔天下為預防也。會山東有王倫者。焱起轉鬪千餘里。至淮

南郡縣既多。備預故即得以殺捕矣。提行又自秦漢以還。時

主能享國多。歷年數者。獨漢武帝在位五十五載。然末年巫蠱事起。成衛太子之禍。梁武帝在位四十八載。唐明皇在位四十五載。是二君者亦終有侯景祿山之亂。而吾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始終若一。嗚呼休哉。

哲宗即位甫十歲。于是宣仁高后垂簾而聽斷。為及寢長立。未嘗有一言。宣仁在宮中每語上。彼大臣奏事。乃胸中且謂何奈。無一語耶。上但曰娘。已處分。俾臣道何語如是。益恭默不言者九年。時又久已納后。至是年。

十有九矣。猶未復辟。一旦宣仁病且甚。尚時出御小殿。及將大漸。謂大臣曰。太皇以久病。懼不能自還。為之奈何。大臣同辭而奏。願供張大慶殿。宣仁未及答。上于簾內忽出。聖語曰。自有故事。大臣語塞。既趨下。退相視曰。吾輩其獲罪乎。翌日。自上命軸簾出。御前殿。召宰輔論太皇太后服藥。宜赦天下。不數日。宣仁登仙。上始親政。為上所以御諸大臣者。非獨坐變更後數。與臣僚論昔垂簾事。曰。朕欲見賢。皆魯公頃為愚道之。亦深嘆哲廟之英睿也。

頃有老內侍為愚道。昭陵游幸後苑。每獨置一茶床_林。列肴核。以自酌。有得一杯湯。賜飲者。時以為寵幸。非常乃張貴妃而已。後追謚溫成皇后者也。又有老吏主常睿思殿文字。外殿庫事。能言偶得見。秦陵時。舊文簿注一行曰。紹聖三年八月十五日奉。聖旨。教坊使丁仙現。祇應有勞。特賜銀錢一文。嗚呼。累聖儉德。類乃如此。國朝諸王弟多嗜富貴。獨祐陵在藩時。嗜玩_好不凡。所事者。獨_惟筆研丹青。圖史射御而已。當紹聖元符間。年始十六七。于是盛名聖譽。布在人間。識者已疑其當辟矣。

初與王晉卿侁宗室大年令穰往來二人者皆喜作文
辭妙圖画而大年又善黃庭堅故祐陵作庭堅書牀後
自成一法也時亦就端邸內知客吳元瑜弄丹青元瑜
者画學崔白書學薛稷而青出于藍者也後人不知往
往謂祐陵画本崔白書學薛稷凡斯失其源流矣

太上皇受命灼為天人盖多有祥兆由是善道家者流
事晚建上清寶籙宮延接方士一日簾前有劉棟者上
其所遇韓真人丹以獻天子其狀如蠟以手指揭取而
服之翌日則又生無窮也上曰汝師賜汝長年而朕奪

之非朕志也當簾前還之此與秦皇漢武異矣可謂盛
德也哉

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
妃其間盛德之至者也其在父母家時與群女共為摵
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逆止及晚歲疾
病急碩左右問此為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日寔太
祖大忌日也后頷之乃自語曰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
盖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勞就
是日則免恭是以二十日崩今人學道號超脫非常一

虜一作境

汝甲之別本在
汝被甲甚物

且于死生之際未必能達變后之始終若此豈非天人乎哉

神廟當宁慨然興大有為之志思欲問西北二虜罪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臣着此好否曹后迎笑曰汝^被甲甚称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

國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慈聖^光元^曹献皇后以盛德著而宣仁聖烈高后以嚴肅称在

治平時英宗疾既愈^瘳猶不得近嬪御慈聖一日使親近

密以情鐫諭之官家即位已久今聖躬又痊平豈得左

右一無侍御者耶宣仁不樂曰奏知娘、新婦始得嫁

十三團練尔即不曾嫁他官家時多傳于外朝

魯公在北門為承旨既草哲廟元符末命于是太上從

端即^始即大位遂有垂簾之舉時欽聖憲肅向^後命御藥

院內侍黃絰臣傳旨曰嗣君已長本不應垂^簾聽^政皇帝聖

孝宮^中累日拜請泣涕不已今姑循聖意^綽綽^埃國事稍

定^即則當還政必不敢上同章憲明肅與宣仁聖烈二后

終身称制卿可依此草詔明示天下當是時魯公既惟

命即書所被旨載諸學士院及家集是後雖同聽斷魯

不半載歲永泰靈駕猶未發引即還就東朝之養矣外廷或詩張且不知欽聖盛德之本旨如此

國朝禁中稱乘輿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謂至尊為官家謂后為聖人嬪妃為娘子嬪至謂母后亦同臣庶家曰娘又呼掌書命之首者曰內侍省次直華內官之貴者則有曰侍御曰小殿直此率親近供奉者也侍御頂龍兕時髻衣襜小殿直皂軟巾裹頭紫義襪窄衫金束帶而作男子拜乃有都知押班上名長行之號唐陸宣公謗子集諫令渾瑊訪裹頭內臣者是也知其來舊矣

雁里草堂無此十二字
案下文有是二者云又
似當有

天子之制六璽元豐間得玉矣行製而未就至大觀時始成之然但繆篆也又元符初得漢傳國璽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是二者祐陵又自做為之悉魚虫篆也號傳國璽曰受命寶九字璽曰鎮國寶合天子之璽六璽是為八寶者乃于大觀戊子正月元會日受之因大赦天下本朝禮樂于此百五十年矣至是始備及後政和末又新作一璽上曰八寶者國家之神器今再創璽乃我受命者也因詔于闐國上美玉為久而得之為璽九寸而魚虫篆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

受命于天既壽考

太和萬壽無疆詔號定命寶是歲戊戌元會于大慶殿受之

太上始意作定命寶也乃詔于闐國上美玉一日條赴朝謂請在殿間侍班王內相安中因言近于闐國上表命譯者釋之將為答詔其表大有惟也同班諸公喜皆迫詢曰甚願聞之王內相因誦曰日東出方赫々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中條貫主阿舅汗黑王表上日出東方赫々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那玉自家照是用心只被難得似你那赤寸底

我已令人尋討如是得似你那赤寸底我便送去也于是一坐為哄哈吾因曰裕陵寶籙已載于闐表文大畧同此時特少文勝者疑經史官手潤色故尔衆乃默然其後遂以玉來上長經二赤色踰截肪誠昔未有也遂製定命寶歲餘玉人始告成精巧視古無別矣寶與檢皆大九寸盤螭為紐魚虫篆文凡有十六字于是定命寶合六寶通號九寶下詔以謂乾元用九之義云
玄圭者古鎮圭也溫潤異常又其色內赤外黑非世所有固無足疑圭上銳而下方然其末平直非若後世禮

圖為圭之太銳也兩旁刻出十二山正若古山尊制度亦非若先儒所繪鎮圭乃于圭上刻山者也凡制作精妙又非若秦漢器玉所能及上則皆雲雷之文下平無文而中一竅大足容指其赤長有二寸正合周赤傍同左晉赤蓋晉舜廟玉赤是以知得同古赤也制有圭右圭議行于世誠不誣也已圭傳乃丁晉公家物流落于市常賣糖上人士王提舉敏文者以千七百合售得之與宦者譚禎禎得而上之時政和二年也上以付魯公曰或謂此物古立圭試為朕驗之魯公机務繁又付之外兄徐若谷

謂吾曰立圭之制何可考得非雷楔耶然玉誠異常矣因置諸櫝中略不省一日吾與若谷讀禮記見王制言立圭執鎮圭釋謂旁刻十二山吾即謂王制無王執鎮圭語若谷曰立者圭旁有山政若古器所謂山尊同盍驗之乎若谷笑手引去自去就櫝取圭出如吾語共數之果十有二刻始相與駭因試以義推之則罔不合若谷又曰伯氏白乞取太常寺歷代赤度石刻來則又合矣吾與若谷大喜以白魯公因以其奏昔立圭議中魯公第一劄子是也但有一竅初忽之且謂豈非後人不知而穿

之作響板耶及付外庭議禮官又引天子圭中必釋謂以組約其中央倘失墜者若谷與吾甚愧弗思獨是不滿也。上得此喜乃命宣示百官則禮匣錦荐色組繅藉十襲備極于崇奉遂以是歲冬至御大慶殿受圭因又降詔歸美神考哲宗周告成功。上親加上兩朝徽號令告廟焉時詔議立圭官並加秩而若谷每笑謂吾曰我二人其介之推乎

立圭既出時晉州陽上一石有字曰堯天正石綠色方可三尺赤餘字當中咸大如掌其畫瑞楷政若人以手指畫

之者堯字獨居右而天正兩字綴行于左朝廷驗之于都堂差若官監視命工磨礮焉既去石三分而字愈明乃于堯字下又出一瑞字蓋曰天正堯瑞若是則四字相對布置始勻正矣瑞字其畫獨淺未與三者配酌則不敢更加礮于是內外咸喜謂晉陽堯都方立圭出適有此瑞信天意也

政和初內中降出太白玉璧羅一赤玉璧羅一俾魯公考驗白璧大盈尺赤縷文甚美而璧羨外復起飛行雲龍焉赤玉璧器則長幾二尺赤兩首如棹刀頭中間為古文殊極精

巧玉色則甚異誠雞冠之不足擬也當時諸儒謂璧羨
雲龍者乃周公植璧之璧也赤玉器則碩命所謂陳寶
赤刀之寶也吾竊笑諸儒之傳會且龍雲在上若植之寧
不倒置矣豈非秦漢璧璫之屬乎至于赤刀寶制作非
常三代之器無疑玉色又如此為希世之珍謂之赤刀
若得之為其後于延福宮又得見一赤刀同禹所錫玄
圭漢枳道所得傳國璽唐太宗之受命璽暨諸器列于
殿中為盛世之美瑞唐太宗璽乃虞世南真書字玉色
不大佳璽不方而長其文曰受天景命有德者昌

崇寧甲申議作九鼎有司即南郊為治用中夜時上為
致肅不寐至是寢望之焚香而再拜焉及既就寢傍四
鼓矣忽有神光達禁中政燭福寧殿紅赤異常宮殿于
是盡明如晝殆曉始熄鼎一鑄而成乃取佑神觀旁地
立九成宮隨其方為室成九室以奠命魯公為奉安禮
儀使又方其講事也輒有群鶴數幾千萬飛其上蔽空
不散翌日上幸之而群鶴以千餘又來雲為變色五彩
光艷上亦隨方入其室焚香為再拜從臣皆陪祀于下
先是方士魏漢津獻議其制各取九州之水土常內鼎

中及上行禮至北方之寶鼎也鼎忽漏水流浸布地且
鼎金厚數寸水又素貯鼎中水始有罅隙不當及上焚
香時泄漏乃旋止教故上深訝焉魯公為不樂于是劉炳
進曰鼎之水土皆取于九州之地中獨寶鼎者取水土具
于雄州白溝之界上非幽燕之正方也豈此乎故當時
尤以為神然厥後終以北方而致亂矣又政和六年用
方士王仔昔建言徙九鼎入于大內作一閣而藏之時
魯公為定鼎使及帝駕者行亦有飛鶴之祥雲氣如畫
卦之象帝駕後改曰隆鼎既甚大以萬象眾拽之然行覺

不大用力其去疾速時人皆異之

政和初中間國勢隆治極之際地不受寶所在奏芝艸者
動三二萬本蘄黃間至有論一鋪在二十五里遍野而
出汝海諸近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
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慚色及復上奏山
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
十百匣來上又長沙益陽縣山谿流出生金重十餘斤
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
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國者蓋垂簾之際患熙

豐元祐之臣為黨故曰建中靖國寔兄弟為繼故踵太平興國之故事也明年親政則改元崇寧崇寧者崇熙寧也崇寧至五年正月彗出乃改明年元為大觀者取易大觀在上但美名也大觀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元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義也政和盡八年時方士援漢武故事謂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為得天之紀而漢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歲乃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紀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時上在位已十有九年

明年當二十年舉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為重

和元年重和者謂和之又和也改號未幾會左丞范致

虛言犯北虜年號蓋虜有先重熙年時後主名禧其國

中因避重熙凡稱重熙則為重和朝廷不樂是年三月

遽改重和二年為宣和元年宣和改上自以常所處殿

名其年然寔欲掩前誤也自號宣和人又謂一家有二

曰為不祥及方臘起連陷二浙數郡上意欲易之獨

難得美名會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內禪云大抵明年

既不應襲用前代人當是時多忌諱以是為難合而古

人已多穿鑿徵兆有自來矣。至仁廟初始垂簾儒臣迎合時事年號天聖為二人聖明道為日月故後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謂神宗哲宗以元符元豐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謂英廟治平不克久凡十數義或出于宦官女子之常談耳。

國朝故事諸王儀物視宰相張青絹傘畫繡鞍鞞以親事官呵哄而已。政和三年二月上出西郊幸普安寺奠昭懷劉太后百官陪位上謚册罷還謁于瑯林苑御寶津樓上垂簾百官歸或不知皆騎從大道由樓下過燕越

二王亦同塗然百官往往不甚引避。上訝之因申嚴其分乃賜二王三接青羅傘七紫羅大掌扇二金釵花鞍若茶燎水罐凡儀物皆用塗金加異錦為鞍馬以壯維城之固。是後遂為故事。蓋自政和三年始又故事諸王不施絨坐宣和末亦賜之。

國朝帝女封號皆沿習漢唐初封則有美號稱公主出降則封某國公主主兄弟又封某國長國主公始又封某國大長公主祖始則封兩國大長公主而皇族則稱某郡主某縣主熙豐朝嘗議以乖義理然終不克改作政和

三年上又惡其不典或欲追述號公主為帝嬴郡縣主
宜為宗嬴乃合于前代矣。上曰此議雖近古特不合時
宜因諭大臣曰姬雖周姓後世亦以為婦人之美稱蓋
不獨為姓也在我而已魯公于榻前忽力爭上愕然詢
其所以魯公謂臣乃姬姓也惧有嫌使小人得以議耳
上笑而不從乃降手詔引熙寧欲釐革而有司不克奉
承以至今日周祿王姬見于詩雅姬雖同姓考古立制
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主封臣可改公主為帝姬郡
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其稱大長者可並依舊為大長

帝姬仍以美名二字易其國號內兩國者以四字于是
魯公退而具書于時政記當是時執政者皆歎息魯公
傷弓故慮患之深也是後因又改郡縣君號為七等郡
君者為淑人碩人令人恭人縣君者室人安人孺人俄
又避太室人之目因又改曰宜人其制今猶存

唐有集賢弘文史館皆圖冊之府本朝草昧至熙寧始
大脩乃置左昇龍門建秘書省聚書養賢其間并三者
皆在故號三館秘閣以盛大一時日之為木天也中更
天聖火後再立視舊亦甚偉而秘書省之西切鄰近大慶

殿故于殿廊闢角門子以相通遇乘輿出必由正寢而
前則秘書省官自角門子而入班于大慶殿下迓車駕
起居及還內亦如之可謂清切矣以是諸學士多得由
角門子至大慶殿納涼于太殿東偏世傳仁祖一日行
從大慶殿望見有醉人卧于殿壁間者左右亟將呵遣
詢之曰石學士也乃石曼卿仁廟遽止之避從旁過
政和五年因建明堂有旨徙秘書省出于外在宣德門
之東北古東觀類云秘書省自政和末既徙于東觀之
下宣和中間始告落_成上因踵故事為幸之御手親持太

此行不易

秘書省

祖皇帝天翰一軸以賜三館語群臣曰世但謂藝祖以
神武定天下且勿_弗知天縱聖學筆札之如是也今付秘
閣永以為寶于是大臣近侍因得瞻詳太祖書札有類
顏字多帶晚唐氣味時_作數行經子語又間有小詩
三四章皆雄偉豪傑駭動人耳目宛見萬乘氣度往
跋云鉄衣士書似_特尺微所游戲翰墨也
時又因賜閣下以小李將軍唐明皇帝幸蜀圖一橫軸
吾立侍在班底睹之胸中竊謂御府名丹青若顧陸曹
展而下不翅數十百今忽出此何不祥耶古人之于朝

此行不易

覲會同得觀其容儀而知其休咎則是舉也厥有兆矣
邈在炎陲而北望橫黃雲書此疾首

天下曹務罔不張設條如秘書省號三館秘閣寔育才
也獨不以吏事責故許置碁局然大內前後殿諸班衛
士宿直寓舍反亦得之蓋秘書省本優賢後宿衛士則
慮其終日端閒俾不生他意此咸出祖宗之深旨

祖宗時朝班燕會多襲用唐制樞密使乃宦者官為之也
其位叙甚早故遇大燕則親王一人伴食于客省又燕
設則親王宗室率不坐以用倡故也國朝樞密使乃儒

士為之寔股肱大臣至神廟時謂用倡則君臣亦合不
禮始改為女童隊小兒隊于是樞密使親王宗室皆得
列坐而與燕會矣

閣門官者有東上西上閣門使官橫行班後改左右武大
夫然任上閣之職者則自稱知東上閣門知西上閣門
事又舊有通事舍人主贊唱後改宣贊舍人而閣門宣
赦書白麻舊制則皆為吟哦之教政和間詔除去但直
道勿吟焉至今遵用之

漢魏以來警夜之制不過五鼓蓋冬夏自酉戌至寅卯

斗杓之建盈縮終不過五辰故言甲夜至戌夜或言五更而已然日入之後未至甲夜則又謂之昏刻至五更已滿將曉之時則又有謂之至夜漏不盡刻國朝文德殿鐘鼓院于夜漏不盡刻既天未曉則但搥鼓六通而無更點也故不知者乃謂禁中有六更吾頃政和戊戌未得罪時曾侍祠于宣和殿深疑嚴之禁常脩聞之上元張燈天下止三夕都邑舊亦然後都邑獨五夜相傳謂吳越錢王來朝進錢若干買此兩夜非也蓋乾因為故事非也蓋乾德間蜀孟氏初降正當五年之春正

月太祖以年豐時平使士民縱樂詔開封增兩夜自是而始開寶末吳越國王始來朝

國朝上元節燒燈盛于前代為絳山峻極而對峙于端本門絳山故隸開封府儀曹及儀鸞司共主之崇寧後有殿中省因又移隸中興殿與天府同治為大觀元年宋喬年尹開封乃于絳山中間高揭大榜金字書曰大觀與民同樂萬壽絳山自是為故事隨年號而揭之蓋自宋尹始

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于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

召見翰林學士面諭旨意乃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除
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入熟第草使御藥
院內侍一員持中書熟狀內付封出宣押當直學士院
鎖院竟乃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闕則中
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子御內殿者乃
命相矣太上自即位以來尤深考慎雖九禁至密亦不
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歲雖倦萬
机然每命相猶自擇日在宣和殿親札其姓名于小幅
紙緘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璫持之尊駕于前自內

掖庭別在另起

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啓始封焉以姓名垂玉柱斧子
改與唐人金甌覆之何異 掖庭宮牆歲給帛多綵色
尔遇支俸賜稍絹應生白者多即一束十端必間有一
端為紅生絹盖忌其純白故也此亦國朝太平一故事
國朝燕集賜臣僚花有三品生辰大燕遇大遼人使在
庭則內用絹帛白花盖示之以禮儉且祖宗舊程也春秋
二燕則用羅帛花為甚美麗至九大禮後恭謝上元節
游春或幸金明池瓊花從臣皆扈蹕而隨車駕有小燕
謂之對御凡對御則用滴粉縷金花極其珍巧矣又賜

臣察燕花率從班品高下莫不多寡有數至滴粉縷金花為最則倍于常所頒此盛朝之故事云

政和初上始躬攬樞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事

御馬親巡大內諸司務在奉宸庫中得古龍涎事香中又至內

後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苑東

門之庫內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一員共監之皆二廣州

蜀每三歲一貢藥有七芎野葛胡蔓皆預與鳩乃在第三

其上者鼻嗅之立死于是親筆為詔謂取會到本庫稱

自建隆以來不當有支遣此皆前代殺不庭之臣藉使

臣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

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于遠郊仍表識之母令牛畜

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克瘳之用心也

國朝故事三省樞密諸房吏分陳其應行事訂諸官長

粗以為當則宰輔于是共議于都堂而可否之事目已

定始將上進御乃入熟降付翰林學士院命詞而宣付

于外焉其約束之辭大致悉吏文也獨大觀戊子元日

受八寶大赦如嚴重法分宗室陞班行實省刑名寬銅黨

凡數十事以事罷既重方賴朝廷彰明其制不如吏文

時多出魯公之手故獨為國朝之盛事舉

唐制北門學士在內朝樞密使班遇天子壽節學士待

制自從樞密院先啓建道場錫罷散花宴及壽節日則

宰臣預命直省官具帖子請學士待制赴尚書省班屬

石案因有不隸尚書省

御史臺者獨學士待制不隸外省班自屬閣門號稱內

朝官又曰西班官則儒者清貴其為世之榮如此始熙

陵時親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承旨蘇易簡及

泰陵朝魯公亦為承旨以其下一字犯厚陵御諱因奏

請第摹玉堂二字勝于翰苑之正位為儒林之榮制曰

可于是錫上碑燕近臣館閣畢集天子寵賚非常有踰

故事為一時之光華云

魯公為北門承旨時翰苑獨負員當元符末命召入內

東門草哲廟遺制既未發喪事在秘密獨學士與宰執

而已于是知樞密使曾布捧研以度魯公左丞叔父文

正公為磨墨宰臣章惇手自拱筆而授公為魯公後每

曰始覺儒臣之貴也

秘書省歲曝書則有會號曰曝書會侍從時集以爵為

位叙元豐中魯公為中書舍人叔父文正公為給事中

錫宴壽節故中外文武

時青瑣班在紫微上文正公謂館閣曝書會非朝廷燕設也願以兄弟為次遂坐魯公下是後遂成故事世以為榮

國朝儀制天子御前殿則群臣皆立奏事雖丞相亦然後殿曰延和曰迺英二小殿乃有賜坐儀既坐則宣茶又賜湯此客禮也延和之賜坐而茶湯者遇拜相正衙會百官宣制才罷則其人親抱白麻見天子于延和告免禮畢召丞相陞殿是也迺英之賜坐而茶湯者講筵官春秋入侍見天子坐而賜茶乃讀而後講罷又

贊賜湯是也他皆不可得矣

樞密院故事樞密使在院延見賓客領武臣詞訟必以親事官四人侍立仍置天鐮方赤二寸于領事案上蓋國初武臣皆百戰猛士至密院多有所是非干請故為之防微

宣和四年既開北邊度支異常于是內外大價上心不樂時王丞相既患失遂用一老胥謀始為免夫之制均之天下免夫者謂燕山之役天下應出夫調今但令出免夫錢而已御筆一行魯公為之垂涕一日為上言曰

今大臣非所以事陛下也。陛下聖人仁惠養元仁澤及四海矧前日之政但取地寶走商賈未嘗及農畝今大臣于窮百姓口中斂飯椀以取州用錢地勿取也。上亦悔亟令改作聖旨行下然無益矣。自是作備故動敷田畝因習以為常不但。祖宗朝蓋崇觀政和之所無者是時天下免夫所入凡六千二百餘萬緡朝廷榜椿以脩緩急至宣和七年春已用之止餘六百萬緡。外二千二百餘萬緡有司奏不知下落此黼密以奉私宴者蓋自啓北征則省中勅立一房號經撫房及告切功黼遽奏請凡經撫房文籍盡取焚之故不得而稽考也。

國朝之制沿襲五季始時武臣皆不喪其父母至仁廟乃詔崇班以上持喪供奉官以下不持喪政和初方講太平故事且亦順人情乃詔供奉官以下願持喪者聽當是時雅愜衆心小使臣往喪其父母者矣多不二十年世變風移今罔睹不願持喪者。

鐵園山叢談卷第二

百衲居士蔡 條

冠禮肇于古國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講之烏是時淵聖皇帝猶未入儲宮也初以皇長子而行冠于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禮畢當建命字儀典甚盛是日方樂作行事而日為之重輪也先是諸王冠止于宮中行世俗之禮謂之上頭而已于是而後天子諸子咸冠于外庭蓋自淵聖始

樂曲凡有謂之均謂之韻均也者宮徵商羽角合變徵

為之七均也。變徵或云殆始于周。如戰國時燕太子丹遣荆軻于易水之上，作變徵之音，是周已有之矣。韻也者，凡調各有韻，猶詩律有平仄之屬，此韻也。律呂陰陽旋相為宮，則凡八十有四，是為八十四調。然自魏晉後至隋唐，已失徵角二調之均韻矣。孟軻、孟氏亦言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疑春秋時徵角已亡，使不亡，何特言弇作之也。哉。唐開元時有若望、嬴法曲者，傳于今，寔黃鐘之宮。夫黃鐘之宮調是為黃鐘之宮均韻，可尔奏之。乃公用中呂視黃鐘，則為徵，既無徵調之正，乃獨于黃鐘宮調間用中呂管，方得見徵音之意而已。及政和間，作燕樂求徵角調二均韻，以不可得有，獨以黃鐘宮調均韻中為曲，而但以林中律卒之是黃鐘視林鐘為徵，雖號徵調，然自是黃鐘宮之均韻非猶有黃鐘以林鐘為徵之均韻也。此猶多方以求之，稍近于理。自餘凡謂之徵角調，是又在二者外，甚繆悠矣。然二調之均韻，幾千載竟不能得徵角，其終云古之樂備八音，八音謂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土，則陶也。後世率不能全其克諧，至政和詔加討論，為作徵招角招而補。

八音所闕者曰石曰陶曰匏三為匏則加匏而為笙陶
乃埴也遂埴簠皆入用而石則以玉或石為響配故鉄
方響皆奏之亦甚韶美謂之燕樂部八音蓋自政和始
玉輅始作自高宗唐由高宗武后明皇及聖朝真宗皇帝
凡三至岱宗一至崧高然行道採頓仁廟晚患之詔勅
為一輅及告成因幸開寶寺垂簾于寺門命有司按行
于通衢親視之焉新輅既先次引舊輅而舊輅輒有聲
如牛鳴不肯前衆力挽之堅不動而止仁廟未幾登遐
而不克御前新輅也其後神祖苦風眩每郊祀益思舊

輅之不安又詔別創之乃更考古制加以嚴飭甚美新
輅既就天子未及御元豐八年之元日適大朝會有司
宿供帳設輿輅像物于是大慶殿下新輅在焉遲明撤
去幙屋壞遂毀玉輅為之碎因殺傷像鸞司士數十人
未幾神祖復登遐是後有司乃不敢易但進舊輅以奉
至尊靖康中議者將持玉輅以遺敵狄人然地遠不得聞
厥詳舊輅之神能否也獨書其所聞者

玉輅者乃商人之大輅古所謂黃屋左纛是也色本尚
黃蓋自隋暨唐諱而為青疑以為玉也色青蒼此因循

謬尔政和間禮制局議改尚黃而上曰朕承此輅却而天真為之見時青色也不可易以黃乃仍舊貫有司遂不敢更而玉輅尚青至今譌也

國朝故事天子誕節則宰臣率文武百僚班紫宸殿下拜舞稱慶宰相獨登殿捧觴上天子萬壽禮畢賜百官茶湯罷于是天子還內則宰臣夫人在內亦執政夫人以班福寧殿下拜而稱賀宰臣夫人獨登殿奉觴上天子萬壽仍以紅羅綃金鬚帕繫天子臂退復再拜遂坐燕于殿廊之右此儒臣之至榮

國朝垂拱殿常朝班有定制故庭中皆著石位日月引班則各有行綴首尾而趨就石位既謁罷必直身立伺本班之班首先行因以次迤邐而去謂之卷班常朝官者皆宰相將近臣與執事而已故儀矩便習脫在外侍從常為守帥因事過闕還朝若學士待制職名則便當入綴本班然帥臣在外以尊大自慣不入行綴又况清禁嚴肅率多周章失次故在內從臣共指目之每曰此下土官人又來也

大觀初魯公進師臣及後又第邊功賞無官可遷時當

宁意嚮有魚水之懽遂以玉帶賜之其錫乃排方玉帶也排方玉帶近乘輿所御于是魯公惶惧力辭不能得因誦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謂唐人有此遂奏請改制為方圍帶而佩金魚焉弗不惟不敢近乘輿且諸親王佩玉魚亦有例上始可之由是悉為故事諸王佩玉魚乃裕祜陵朝所創

政和間魯公以師臣為建明堂使既考成因進呈面奏曰臣已位極人臣矣矧罔功詎宜賞也第群下之勞日覬覬不可用臣故絕其望願降旨除臣外並次第推恩

上曰明堂古盛典由祖宗來暨神考究論弗及成今賴卿力俾朕獲繼先志况為之使而澤不浹豈朝廷所以待元老者哉卿其無辭而魯公懇請不已上不得已于公姑可之乃自召公輔共議所以待魯公者即加陳魯兩國公苦辭且謂若祖宗以來有是故事臣亦拜今既創作苟受之即他日賞臣將何以為禮第獨有王爵尔此決不可是聖恩之隆異遠所以禍臣且臣行年七十願留以為贈也上察公之誠嘉嘆不已曰卿既如此容朕做禮數盡于是三辭恩數批荅乃親筆褒諭天語甚美

而始俞焉。兩國既許罷封，上因賜魯公以三接青羅傘。
塗金從物，塗金鞍異錦韉馬前圍子二百人，大約皆親
王禮儀，獨無行扇。魯公乃拜賜圍子者，凡朝請使但
止于皇城門外，蓋慎小人之疑。諂時多公之得體也。至
于兩國之封，魯公謂所以榮光，則不敢辭。于是三代暨
小君皆蒙兩國之贈，今遂為故事。

崇政殿說書。祖宗時有之，崇寧中初除二人，皆以隱逸
起。蔡寶者以嫡子，能讓其官與庶兄而不出，用其學行
修飭。呂璫者亦以高節文學有盛名，隱居弗仕。數召

不起，始起仍遂其性。乃詔以方士服隨班朝，謂入侍經
筵焉。亦熙朝之盛舉也。

大觀政和之間，天下大治，四夷向風，廣州泉南請建蕃
學高麗，亦遣士就上庠，及其課養有成。于是天子召而
廷試焉。上因策之以洪範之義，用武王訪箕子故事。高
麗蓋箕子國焉。一時稽古之盛，蹈越漢唐矣。昔吾先人
魯公遭逢聖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每區其間，有毛
滂澤民者，有時名上一詞甚偉麗，而驟得進用。大觀中
有趙企，道者以長短句顯，如曰滿懷離恨付與落花。

啼鳥人多稱道之遂用為顯官俾以應朝會南丹納土
企道之詞曰聞道南丹風土美流出滅々五溪水威儀
盡識漢君臣衣冠已變番子凱歌還惟教載路一曲春
風裡不日萬年觴徭人北面朝天子而魯公深嘉之然
趙雅不樂以詞曲進公後不敢取為政和初有江漢朝宗
者亦以教獻魯公詞曰昇平無際慶八載相業君臣魚
水鎮撫風稜調燮精神合是聖明房魏鳳山政好還被
畫轂朱輪催起按錦豐映玉帶金魚都人爭指丹陛常
注意追念裕祐陵元佐今無幾綉袞香濃鼎槐風細榮耀

滿門朱紫四方且瞻仰師表盡道一夔足矣運化華嶺
又管領年々烘春桃李時兩學盛謳播諸海內魯公喜
為將上進呈命之以官為大晟有府製撰使遇祥瑞時
作為歌曲焉又有晁次膺者先在韓師朴丞相中秋坐
上作聽琵琶詞為世所重又有一曲曰深院鎖春風悄
無人桃李自笑亦歌之遂入大晟亦為製撰時燕樂初
成八音告備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黃河清壽香明二
者音調極韶美次膺作一詞曰晴景初收風細々雲疎
天淡如洗檻外鳳凰雙闕忽々佳氣朝罷香烟滿袖近

臣報天顏有喜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泚君王
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嘉瑞大晟奏功六樂初調
角徵合殿春風乍轉萬花覆千官盡醉內家別勅重開
宴未央宮裡時天下無間途遐小大雖偉男鬻女皆爭
氣唱之是時海宇晏清四夷向風屈膝請命天氣亦氤
氲異常朝野無事日惟講禮慶祥瑞可謂昇平極盛之
際其後上心弗戒群璫用事自建儲後君臣多間伯氏
因背馳而大生異吾遂得罪幾死于是魯公束手有明
哲之嘆矣蓋自七十歲至八十徒旦夜流涕不已相繼

開邊小人為政以致顛覆惜哉可為痛心吾猶記歌次
膺之詞時政太平追嘆為好時節也故書其始末以示
後世云

大科始進文字有合則召試秘書省六出論題于九經
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傳釋中為目而六論者以五通
為過焉以是學士大夫自非天性明洽筆陣豪異則不
能為之也頃聞夏英公就試過適天大風吹試卷去不
得所在因令重作亦得過是乃造物者故顯其記識華
邁之敏妙尔蓋六論猶足世稱獨以不記出處為苦昔

東坡公同其季子由入省草試而坡不得一方對案長
嘆且日子由解意把筆管一卓而以口吹之坡遂寤乃
管子注也又二公將就御試共白厥父明允慮一有點
落奈何明允曰吾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題一罵題可也
由是二人果皆中噫久不復見先達如此人物也
國朝科制恩榜號特奏名本錄潦倒于場屋以一命之
服而收天下士心爾亦時得遺才但患此曹子日暮途
遠而罕砥厲者又凡在中末之叙得一文學助教之目
而已或應出仕蓋止許一任後時有授例力訴諸魯公

丐更一任魯公笑而謂曰之汝一任矣世至今遂以為
口寔也

國家初沿革五季故綱紐未大備而人患因循至熙寧
制度始張于是凡百以法令從事矣元豐時又置一司
勅令所蓋欲凡一司局務咸稱一司局務之條式也吾
常白魯公切謂為治恐弗在是然自熙豐迄今大抵八
九十年而一司勅令未終成政提行和甲子有告人殺其父
天府獄具矣。祐陵與魯公深耻之不欲洩第命于獄賜
盡焉當是時號治平萬國和洽君相日憂勤以政化為

念如此及後七八歲忽有老父來府言吾出外久聞有人妄詐吾子之殺其父者今不見我子何往惧有司之枉殺我子也果若何于是天府大窘時魯公頓以退閒而尹屬皆屢易而乾坤時寢太醉鄉矣遂屢得不治信乎獄訟之不可不慎者故著之

古號百子帳者虜之穹廬也今俗謂之氍帳。神廟時慨然有志于四方思欲平二虜乃詔新作百子帳將頒諸輔臣未就而泰陵繼之又勿及賜至。太上崇寧間工人告落于是魯公暨執政官始皆拜其制度之華盛焉為

本朝之一故事矣

汾晉之俗悍而悖當五代國初時號難攻取昔太祖皇帝親征道過紫巖寺乃焚香自誓不殺一人晉人聞之于是堅拒不降太祖亦不敢戮一人久之以盛夏諸軍多洩疾遂班師後人或罪誓言之露机且不寤太祖所以降下太原矣又汾晉所恃而為吾患者虜援也當是時驟得繼筠之捷因逐北班師之際遂盡徙忻代之民于內地六百里一無人烟蓋使虜大軍來則無餉單師至必敗是太祖又已得太原烏在舉挺與而後言擊

滅之哉。後太宗繼伐，因一舉圍破，而天下始大一統矣。開寶初，車駕親征，偽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屬盛夏，藝祖露臂跣足，亦不裹頭，手自持刀，坐黃蓋下，督兵吏運土築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如雨，至不避也。水浸城者餘數版而已。又命水軍乘舟且焚其譙門，幾陷。會班師，為其後虜人有使于偽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圯，而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決之則無太原矣。」人多服其言。

真廟時，澶淵之役，與虜講解，後命輔臣各具上其條禦

策。上曰：「朕求文臣討議，因自為之，畫付卿等，可面授諸將也。」大致以真定為本虜，若犯河間，則中山策應保塞。安肅擣虛而深入，若犯中山，則河間策應保塞。安肅亦擣虛而深入，若犯真定，中山策應河間保塞。安肅悉擣其虛，分道而深入，真定大軍勿輕動，虜果送死。南來直犯大名，則河間、山中皆擣其虛，而真定大軍始徐躡其後。大名挫其銳，然後真定大軍悉力要擊之。此真廟之親為固者甚悉又。神祖朝益脩武備，邊防雖鞅，精畢具。歲必命中使就三帥監出，乾耕新舊，以相易，且曝之，為

顧他器仗又可知矣嗚呼累朝規模宏遠皆若是也又後金人寒盟所謂大臣者皆阿諛後進而握兵柄主國論議者又多官人畧不知前朝區處用心貽厥之謀但茫然失措束手待斃遂終誤國家大計可傷也

西羌喃氏久盜有古涼州地號青塘傳子董^董璽死其子

弱群下爭強遂大患邊一曰人多零丁一曰青尼^空結鬼

章而人多零丁最黠鬼章其亞也元豐末神廟詔諸將

人多零丁俶擾玉土既擅其國則彼用兵之際若旌狡

之屬豈無獨異其狀者宜募猛士如能殺之或生捕得

若有官雖^生白衣並拜觀察使不半載有裨將彭孫者果

臨陣躍入斬之人多零丁以其首獻詔拜孫彭觀察使

于是鬼章之勢孤未幾亦^又生得屬元祐初也遂以其事

奏告^裕祐陵焉擒鬼章之功盖多得一時名臣文士歌咏

因大流播然世獨不知斬人多零丁此青塘所以亡也

李丞相士美在北門與吾同班綴常言將聘大遼赴其

花燕時戎主坐御床上後有烏熊皮蒙一物頗高大久

而似疲則以身倚之意其如古設宸狀尔俄于烏皮間

時露一二手足則罔測其故也及日晏時熱乃見數番

小兒在其中李為吾言而每哂之吾即荅曰此乃鮮卑之舊俗如高歡立孝武帝以黑氍覆七人以拜其上而歡居其一殆亦類是乎罔然未識也

太上在政和初元時遣童貫以節度使副尚書鄭居中使遼人魯公時責居在錢塘聞而密止上則無及當是時上密報魯公則以有覘國之意矣北伐而蓋自是而始俄而國亂有董龍兇者乘亂舉兵擊斬牛欄寨之裨將且函其首來于是天意盛欲興師賴魯公力請而格時政和已六年矣得浮沉逮宣和初事益迫魯公語洩

為伯氏得而懇諸上遂罷魯公相乃大鳩兵又將命元帥內外為大惧師垂起而狂寇方臘者作連陷二浙數郡適得傾兵旅屢克殄平上心深悔此舉而罷海上結約會童貫平方寇既歸與王丞相黼生隙黼大惧既患失遂媚貫奮當北伐事宜和四年夏不謀于衆兵乃遽起魯公時已退休亟請對具為上言丐止不可未幾伯氏亦有宣撫命于是魯公垂涕頓首上前曰臣不任北伐寧自甘閒退今臣子行誠無以曉天下願陛下保全老臣上不聽則曰臣請則以效括母之語伯氏吾將哭

師矣及後燕山告功魯公以表賀上其末云臣慮終而
不慮始知守而不知通有覲初心徒欣盛烈上覽表將
喜見顏色曰太師能自直守如此因以穀核酒醴頒賚
甚寵俾公慶伯氏之歸也及後北方寒盟上為大懼宦
者梁師成自抱前後結約文牘于上前上顧師成曰北
事之起他人皆誤我獨太師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誦
問他否師成迫上耳密奏久之上遂默然而止嗚呼使
群小人不阿罔則宗國豈至是故世但知魯公之不主
北伐又或傳公之詩有百年信誓之句且未得其始末

故書其畧他盡見吾頃著北征紀寔二卷

宣和歲壬寅北伐事興夏五月出師是日白虹貫日童
貫行而牙旗折五月伯氏繼之兵引去終次夕所謂宣
撫使招認旗二為執旗者懷而逃去皆不獲又二師帥既在
雄州地大震已天闕地軸出見于廳事上龜大如錢蛇
猶朱漆相逐而行二帥再拜納諸大銀奩而置城北樓
真武祠中翌日視之天闕地軸俱死亡矣識者咸知其為
不祥

靖康末虜騎再犯闕下粘罕一軍始至河陽河陽守臣

道去而河陽潰中原人多亡命者皆直大河而南走大河皆可涉也虜遂北而追之皆若導之而過河焉吾得于避狄之親嘗者大河自古未始可涉獨後魏尔朱兆自富平津亦涉渡而襲淮大抵患在計臣之左謀而俾小人因得歸于時數寧不痛哉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廟人謂其廟甚神靈武襄遽為駐節而禱之焉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或諫止一倘不如

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于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歸當償謝神始贖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歸師還乃贖取錢與群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詔封廟曰靈順吾道過時夢甚異又得是事于其父老云

熙寧十年交趾無故犯鄙遂并陷欽廉邕三郡多殺人民係虜其子女朝廷為赫怒出大師行討之時將遣內

侍李憲行王舒公介甫力爭其不可乃止而介甫亦罷
矣于是吳丞相克王岐公珪皆以次當國命帥郭宣徽
遠而副以文臣趙高征烏合西北銳旅暨江淮將士多
至十萬餘輜重轉輸不在也及入嶺境先鋒將苗履燕
遠徑度富良江一擊散走其賊衆擒其偽太子佛牙將
進破其國矣遠聞而怒亟追還之欲斬二驍將于嶽下
賴高救免因屯師于嶽地不戰者六十餘日大為交人
慢侮遠第遜辭僅取其要領且納賄得還報中原人不
習水土加時熱疫役大起于是十萬大師瘴癘腹疾死

者八九既上聞。神庙大不樂命窮治厥由久之乃得吳
丞相與遠書札曰安南事宜以經久省便為佳蓋遠承
望丞相風指因致坐斃事未竟會吳丞相以疾薨于位
得不治其後幾三十年當大觀之初吳丞相之二孫曰
儲曰侔者以同妖人張懷素有異謀皆賜死一時識者
咸謂安南之役天之所報云嗚呼執事之人主國家謀
議者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章丞相惇性豪邁頗傲物在相位數以道服接賓客自
八坐而下多不平之然獨見魯公則否而魯公時在翰

苑為承旨亦自負章之不能以氣凌公也一日詣丞相府故事宰執出政事堂歸第有賓吏白侍從官在客次而大臣者既捨轡即不還家徑從斷事所而下以延客及是章丞相反不揖客行入舍褫其公裳特易以道服而後出魯公方趨上遽見之則急索去于是章丞相作慚灼然而語公曰是必以衣服故得罪矣然願少留公曰某待罪禁林寔天子私人非公僚佐藉人微願不辱公乎遂起欲行去章以手接公目使留政懇_致倒會荐湯而從者以騎至故公得拂袖因卧家具章白其事且

以辱朝廷而待罪焉哲廟攬公奏深多公之得体亟詔釋之因有旨宰臣章惇贖銅七斤仍命立法以戒後來自是魯公終章丞相之在相位而不以私見也噫前朝侍從臣卓尔風立乃如此後來罕見之

元祐末宣仁高后崩是歲即改元紹聖哲廟既親政首拜章相丞惇右僕射故事拜相遣御藥院內侍一員齎詔宣押赴闕章丞相後見魯公論宣召事因曰大有破除也蓋前朝召大臣如齎詔內侍遇所歷郡縣凡土產名物大臣必以書遺之號書送者次第至闕乃止獨章

丞相能知此故事也其後魯公自錢塘復太師而召
上曰御藥院皆老班懼溷擾卿特選命四方館使童敏
此朕親信俾賚詔仍以御筆手書千幅來示魯公不得
辭力時公遂遵書送故事亦特厭勞笑謂吾曰賴吾得
章丞相語尚有此後人疑不復知前輩故事矣
上清儲祥宮者乃太宗出藩邸時藝祖所賜錫予而建也
中遭焚燬神廟時召方士募人將成之未就及宣仁高
后垂簾乃損其服御而考落焉因詔東坡公為之記而
哲廟自為書其額後泰陵親政元祐用事臣得罪遂燬

其碑又改命魯公改更其辭魯公時為翰林李士承旨
也于是天子俾置局于宮中上璫數人共主其事號諸
司者凡三日一赴局則供張甚盛肴核備水陸列諸香
藥珍物公食罷輒書丹于石者數十字則止必有御香
龍涎上尊椽燭玕瑰隨錫以歸凡百餘日碑成既出而
填其字人因爭取之一本售五千焉得數百本分賜群
臣餘詔藏之禁中吾常讀歐陽文忠公集見其為學士
時抄國史仁廟命賜黃封酒鳳團茶等後入二府猶賜
不絕國家待御遇儒臣類如此

大觀之前吾竹馬歲與群兒戲道道文太師韓侍中語
絕一吐則翁姥長者輩必变色以戒曰小後生不得亂
道當是時去二公薨已數十年猶凜凜然尊嚴使人尚
敬之若神豈非朝廷崇養其望至是蓋不若是無以表
天下一其信從者其祖宗之深慮也及後所謂大臣國
事既不克自重時吾已識事矣則但覩朝野日驚党仇
更相互覆于是士大夫進退之間獨猶驅馬牛不翅若使
優兒衙子動得以指訕之曾不足以脩緩急私竊謂骷
貌重輕而然乎

宰相堂食必一吏味之呼其名聽索而後供此禮舊矣
獨某羨以其音頗類魯公姓諱故迴避而曰羨某至今
為故事

國朝禮大臣故事亦與唐五季相踵宰相遇誕日必差
官其口宣押賜禮物其中有塗金鐫花銀瓶盃此盛禮
也獨文潞公自慶曆八年入拜厥後至紹聖歲丁丑凡
五十年所謂間鍍釵花銀盃固在遇其慶誕必羅列百
數于座右以侈君賜當時衣冠傳以為盛事
國朝之制待制中書舍人以上皆坐絨雜學士以上遇禁烟

節至清明日賜則新火往。謂之快行家者。殊爽多就
執政侍從之門。茶肆民舍。取火。燕燭。執之以燒。總未及
寸。殊有惟也。吾家隆盛時。出則聯騎。列十三。狨坐。遇清
明。得新火者。九枝門戶。被天。遇殊絕。政和初。至尊始踵
唐德宗呼陸贄為陸九。故事。目伯氏曰蔡六。是後兄弟
盡蒙用。家人禮而以行。次呼。至于嬪嬙宦寺。亦從。天子
稱之。以為常也。目仲兄則曰十哥。季兄則曰十一。吾亦
荷上聖呼之。為十三。而內人又皆見。謂蔡家讀書底。嗚
呼。無以報稱。且奈何。

宣和歲己亥。夏都邑大水。莫知所由。來向非城西。索水
之北。有新築堤。初界水之通。宮苑者。偶橫阻得。且止。微
此。一夕。灌城。悉為魚鱉矣。時給事中許翰。松老語魯公
頃。熒惑入天。江有謝中美者。謂後三年。都邑必大水。今
驗矣。魯公因語吾使訪其人。且久。一日原廟。屬行香。吾
適待罪。從班而待制。綴行政在百寮前。畧相近。有左司
郎官李璆。西美。俸進吾後。謂吾曰。曩求謝中美。不得。此
其人也。吾領之。班退。亟邀謝中美。歸舍。焉當是時。世事
亦可慮。狂妄每私憂。過計得見中美。喜因共商。確天官

事中美自謂由唐以來治天官六世矣六世外不可得而推其家學大抵本太史公天官書而占以洪範太史公天官書者譬世六經視他天文猶百家耳歎叩中美中美曰他占類不足道獨大觀四年彗星逆行從閣道入紫宮再歸帝帝座此可畏者吾問占驗果若何則曰彷彿漢中平末也即呼主書吏開櫃取東漢志來因共視之見殺宦者楊弘農而獻帝流離事吾大駭惧中美則以手摩拂書冊而言不必盡然要槩似之又問其期曰壬寅時辛丑日春也吾更汗悞及壬寅不驗則曰當在乙

巳後乙巳遂驗云又當癸卯歲時中美監染院罷誼部授資州一旦之任執手言別曰願公自愛天下將亂矣獨蜀中良後甚足終吾之殘賤齡焉未幾虜人果寒盟有詔內禪靖康初兵民殺內侍其後兩宮北狩僭偽出天下亂于是新天子中興江左四川獨帖泰當中興睢陽時許翰崧老者遣拜副樞而門吾賤萬里外聞之謂翰必能荐召中美為中興用矣吾常聞中興之八載有劉公竇學子羽來自川陝佐宣撫使得罪吾與同處博望白始能道中美既罷資州厥後死矣亟問其子弟劉公曰

無見其書亦不傳焉今世畧得其緒餘者獨襄陵許翰
崧老次其粗則我也惜哉

崇寧間九重一夕有偷兒入內中由寢殿北過後殿西
南歷諸嬪御閣又南直崇恩太后宮而出殆曉覺之有
司罔測時魯公當國曰可捕治搭材士像鸞司有逃逸
者乎有司曰是夕像鸞司獨單和者逃魯公亟捕單和
來凡三日得于雍丘自肩至踵皆金器也鞠得其由蓋
和善飛梯為像鸞司第一手常經入禁闕供奉頗知曲
折是夕以用繩繫木橫號軟梯

雁里草堂本卷三從
此條起

孟翊有古學而精于易魯公重之用為學官嘗謂公言
本朝大德應中微有再命之象受宜更年號官名一變世
事以厭當之不然期將近不可忽魯公聞而不樂遽止
俾勿狂三年夏五月天子視翊于文德殿百寮班欲退
翊于群班中出一軸所画卦象赤白曰解釋如平時言以
筭張圖內唐突以獻上上不樂編管遠方而翊死明年
夏彗星出改元政和時事稍更易當是時人疑孟翊
之言頗驗其後十七年金人始寒盟十八年乃有中興
事

太上皇帝端邸時多徵兆心獨自負一日呼直省官者謂之曰汝于大相國寺遲其開寺時持吾命八字往即諸卦肆徧問以吉凶來第言汝命勿謂我也直省官如言至歷就諸肆問禍福大抵常談盡不合末見一人窮悴藍縷坐諸肆後試訪曰浙人陳彥也直省官笑之曳勉又出年命以示彥彥曰必非汝命此天子命也直省官大駭狼狽走歸不敢洩翌日還白端王王默然因又致飭汝遲開寺宜再一往見第言我命不必更隱于是直省官乃復見彥具為彥言彥復咨嗟久之即藉語頷

直省官曰歸汝可白王天子也願自愛踰年太上皇即位彥亦遭遇後官至節度使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為亡至一切聽之反棄夫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為信也先魯公生慶曆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為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操術者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由徒足發賢者之一笑耳大觀初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

粉于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焉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于是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為之傾聳長則恣聽其所欲為聞雞走犬一切不禁也至年十八當春末携妓多從至浮浪人躍大馬遊金明自苑中歸上下悉大醉矣馬忽駭入大波水中浸而死

蜀人謝石宣和歲壬寅到輦下以術得名善相字使人書一字即知人之用意以下吉凶其應如響遂得榮顯時宣和七年亟求歸臨別語吾曰石受恩者至今以武

弁獲美官猶衣錦念無以報公德惟有相字之術誠無人獨可以傳公其受之時吾得罪併蹇自揣決不能慎口誨果更資以吉凶他術是益取禍故謝之不肯聽後又語吾曰自是天下其亂矣獨蜀猶尚在二十年外則不知也是時語公期蜀中相見吾更默不敢答未幾流貶^俄中原傾覆後二十有年吾在鉄城因故人有帥成都者得寓書遂與石通寒温則二十年外期相見者如是乎然巧發竒中殊有權故時疏其二事于後始石居市郎人有失金帶者書一庚字以問石石曰汝有

所失乎必金帶也然我知其人三月內便出果如期出
魯公知而召之為書一公字石曰公師位極人臣福壽
若此必非問吉凶但表某微術者公師當少年時常更
名尔魯公笑而領之吾最晚生蓋不知此烈雖伯氏樞
府為長且亦不知也太上皇聞而密俾之常為書一朝
字命示之石曰此非人臣也吾見其人則言事詢何自
知石曰大象家天寧節以朝十月十日生此朝字十月十
日也豈非至尊乎上喜乃召見石有問轍輒中且令中官
索東宮書一字來乃以太字進又問石曰此天子也

多一朝字

左右為大懼上詢謂何石曰太字點微橫此必太子也
他日移置諸上豈非天字耶上以金帶賜之復聞石貶
官在成都時國步遑艱難詔天下科舉分路類試而四
川諸子萃于錦官石曰吾能知蜀中魁也且亦知試題
于是儒生之好事者衆醵金錢若干俾石書所試題又
書上七人科第名氏共緘識之及榜出取所書開視無
一不驗大凡石能道人胸腹間意所求望與人決禍福
吉凶加勸戒以道理縱橫罔測今歲益久矣不知其存
亡

元豐末叔父文正知貢舉時以開寶寺為試場方考一
夕寺火大發魯公以待制為天府尹夜率有司趨拯為
寺屋既雄壯而人力有不能施穴寺廡大墻而後文正
公始得出試官與執事者多焚而死于都人上下唱
言燒得狀元焦及再命試其殿魁果焦黼也

政和末王安中驟遷中書舍人往謝鄭丞相居中謂曰
君作紫微舍人首艸者何人詞耶安中荅遠一番官誥
命尔鄭丞相曰若是君必入政府居中聞前輩言入紫
微為舍人首艸者官詞誥者號利市必預政柄居中當

時亦是蓋數已驗君其入二府乎予後果然

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為天水碧天水國姓也當是時

藝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謂逼迫之兆未幾王師果

下建鄴及政和之末復為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風流
然吾心獨甚惡之未幾金人敗盟豈亦逼迫之兆乎

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
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士者必錫以塗金銀牌上
有天篆咸使佩之以為外飾或被異寵又得金牌為及
後女真亂華州郡酋長皆佩金銀牌為兵號始悟前兆

何不祥云也

洛陽古都素號多怪宣和間忽有異物如人而黑遇暮夜輒出犯人相傳謂掠食人家小兒且喜嚙人也于是家，持杖待之雖盛暑不敢啓出戶寢號曰黑漢由是亦多有偷盜姦詐而為非者踰歲乃止此五行志所謂黑青者也不數年黑衣寒盟遂犯中國兩都皆覆

靖康改元春正月虜騎始犯闕王黼乃得罪取道由咸平縣時不欲殺大臣而使若賊殘之者及中興之後偽楚張邦昌先出居長沙後以罪賜自盡烏黼死于輔政

村邦昌死于平楚門下官舍

偽楚張邦昌始位中書舍人夢乘太上輦擁儀從出兩山間居輦上回視見二馬逐其後能記其毛色也後自

燕山來受虜封冊乃籍乘輿服御回顧二馬則如夢偽

齊劉豫者為小官時夢至闕里拜仲尼仲尼輒荅其拜

又嘗夢拜釋氏為之起因獨自負遂果于僭然二者皆不克

終也知夢兆矜靈世或有之至吉凶則由乎人是以君

子獨能守其正而獲其休矣此昔人所以不貴乎徵夢

吾得邦昌之二姪豫之鄉人王倚寺丞忠臣云

鐵園山叢談卷第二

鐵園山叢談卷第三

百衲居士蔡條

雁里州堂本連上

趙安定王普佐藝祖以揖讓得天下平僭亂大一統當其為相時每朝廷遇一大事定大議終歸第則亟閉戶自啓一篋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其家人莫測也及翌旦出則是事必決矣用是為常故世議疑有若子房解后黃石公事必得異書焉及後王薨家人始得開其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卷

江南徐鉉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為州刺史開性

豪橫稍不禮鉉一日太宗聞開喜生膾炙人肝且多不法
謂尚仍五季亂習怒甚命鄭文寶將漕陝部因以治開
罪開得此報大惧知文寶素師事鉉也遲文寶垂至始
求于鉉為鉉曰彼昔為鉉也門弟子然時異事肯勿能
必其心如何敢力辭也于是開再拜曰先生但賜之一
言足矣毋卹其不聽鉉始諾之頃文寶以其徒持獄具
來首不見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鉉居以求覲鉉立
于庭下鉉徐出座上文寶拜竟陞自西階通溫清復降
拜鉉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者久之且戒文寶以持節

之重而鉉閑慢廢後勿復來也文寶方力詢其所欲鉉
但曰柳開甚相畏耳爾文寶默出則其事立散始吾待
罪輦下時于士大夫間得此而為惧、後又見陝右二
三賢者猶能道其事噫將歷二百年矣前輩敦尚義風
凜、如許是宜不泯矣

張端公伯玉仁廟朝人也名重當時號張百益又曰張
百篇言一飲酒百盃一掃詩百篇故也

有士人頗強記自負飲酒世斲雙乃求朝士之有教價
者藉其書牘與先容一旦持謁張、得函啓緘喜曰君

果多聞耶又能敵吾飲吾老矣久無對不意君之肯辱
吾也遂命酒共酌三十餘盃士人者雄辨益風生而畧
不為動俄辭以醉張笑之曰果可人然量止此乎老夫
當為君獨引矣遂自數十舉始以手指其室中四櫃書
曰吾衰病不如者^昔今所能記憶者獨在是君試自探一
卷來吾為子誦焉士人曰諾即櫃中取視之偶像礼也
以白張_子又使士人君宜自舉其首士人如其言張乃
琅然誦且如流士人于是始駭服再拜端公真奇人也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

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于窮鄙而不以聞
遂為西羌敗吾師破其堡殺一副將為朝廷深訝龐公
擅興而詰責不已龐公既素重溫公之賢終畧勿自言
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然龐公益默不一
語溫公用是免嗚呼龐公其真宰相上接古人千載之
風矣

鄭尚書^{明昂}昂老先生也魯公甚聽愛坐漏吾狂妄語獲戾
竟老死鄉井頃為吾言昔昭陵在位已三十餘載時未
有繼嗣而司馬溫公為并州通判乃上書力言之朝廷

不罪也。又溫成張后當盛寵其叔父克佐。一日除節度宣徽景陵三使而包孝肅公為中司擊焉。其白簡苦劇駭人，不忍聞而昭陵容之也。是以仁廟寔錄史臣獨載溫公書暨孝肅三章甚備。故都邑諺謂人之不正者曰汝司馬家耶。曰人之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彈矣。包彈之語遂布天下。人臣立節要使後世著聞若此。始近諫諍之風。吾志吾老先生語而後每書紳以誌也。

仁廟至和初暴得疾時皇嗣未建中外大恐及既康復小大交章而仁廟慨然寤大臣于是共白天子以韓魏

公厚重可屬大事請召之除樞密使未幾富丞相丁內艱魏公乃進獨當國因力請建立于是制詔以英宗自團練使為皇子封鉅鹿郡公幾年仁廟登遐英宗即位日以悲傷得疾國步方艱萬机懼曠而慈聖光獻曹后因垂簾視事者久之魏公度上疾瘳矣時早甚乃緣故事請天子以素仗^服出禱雨當是時都人爭矚目惟呼大慰中外^望魏公遂得藉是執奏丐歸政天子后許矣未堅也一旦魏公袖詔書簾前^奏曰皇太后聖德光大頃許復辟今書詔在是請付外施行后未及答即顧左右曰撤

簾后乃還宮時鄭公方^為樞密班繼執政而上將奏事則見簾已捲天子獨當宁殿上矣既下而怒魏公曰非敢外富公也惧不合則歸政未有期其後熙寧中魏公薨于鄉郡而鄭公不弔祭識者以為盛德之歎王舒公介甫被遇神廟方眷伏至深忽一旦為人發其私書介甫慚于是丐罷累表不待報徑出東水門中使宣押不復還矣神廟大不樂遂復聽其去然重其操節且約再召期當是時既出挈其家再登舟而元澤為從者誤破其類面瓦盆因復命市之則亦一瓦盆也其父

子無嗜欲自奉質素如此與段文昌金蓮華濯足大異矣吾得之于魯公

王舒公介甫熙寧末復坐政事堂每語叔父文正公曰天不生才且奈何是孰可繼吾執國柄者乎乃舉手作屈指狀數之曰獨兒子也蓋謂元澤因下一指又曰次賢也又下一指即又曰賢兄如何謂魯公則又下一指沉吟者久之始再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則曰無矣當是時元澤未病吉甫則已隙云及魯公久位公台厭机務勞自政和後蓋數悔嘆亦患才難網羅

者未盡善常曰相門出將，門出相我聞人多矣罔敢
不力且畧無可繼我者天下事將奈何既莫肯為之計
至叩方士王老志苦求人物老志因舉二人皆宰相也
李森李弥遜公大喜于是亟召用之又不慰公意是後
日掣其肘竟付伏失當俄群小大用事公益志勿伸而
淪胥矣此吾備聆公語目其事亦傷哉

魯公號知人每語其人修短大畧多驗大觀初有詣都
省投牒訴改官者魯公召上廳事曰改官非難當別有
驟進用徑入侍從行綴矣然反覆不常惟畏慎作模稜

態過當卒致身輔相吾笑之而魯公不以為憾乃偽楚
也

魯公以崇寧五年罷相印歸時國柄獨劉公路達主之
達為中書侍郎也未幾魯公復相而達被黜時堂中諸
吏咸祖于門達曰諸君何患達年未五十太師六十歲
人矣俄而達物故魯公復相常嘆息每訓吾曰達白骨
已久而我猶享榮祿人之用心宜不當耳可不戒哉
呂司空公著生重才亦異常人也當元祐平章軍國重
事時魯公以待制從娘鎮罷召過闕呂司空邀魯公詣

東府列諸子侍其右而謂魯公曰蔡君公著閱人多矣無如蔡君者則以手自撫其座曰君他日必據此座願以子孫託也魯公後每謂吾言惜以党錮事愧不能力副其意者吾且謂人之不知也及在博白一日呂公之孫切問來因為道是而切問曰頃魯公居崇班時魯公祭司空文蓋備之矣于是相與得申其契好噫前輩識鑒類多如此

魯公字量過通古人世所共悉也元符初上已錫輔臣侍從宴故事公常簪御花早集竟時有旨宣侍臣以新龍

與下一頁倒

傳叙紀年次第主人但領而留數日伺知賊退乃出山散去吾聞客言胸次為豁如者久之經夕且此中主人定不知世間有熙豐元祐是非矣嘗謂吾之罪咎深有愧乎士大夫然士大夫者似亦愧我山中主人因作順昌山中主人說

大觀末魯公責宮祠歸浙右吾待公舟行一日過新開湖睹魚艇往還上下魯公命吾呼得一艇來戲售魚可二十鬻小大又勿齊問其直曰三十金也吾使左右如數以金畀之焉去來未幾忽遙見槩艇甚急飛趨大舟

矣吾與公咸愕然謂此必得大魚乎將喜而復來耶頃
已及則曰始貸^其魚約三十金也^於多其一用是來歸
尔魯公笑而却之再三不可竟還一錢而^後去魯公喜吾
時^年十四矣白魯公此豈非隱者耶公曰江湖間人不近
市廛者類如此吾每以思之今人被朱紫多道先王法
言號士君子又從騶哄坐堂上曰貴人及一觸利害校
秋毫則其所守未必能盡附新湖漁人也故書

劉尚書廢法家也崇寧間為大司寇一日來詣東府見
魯公^公時在便坐與魏先生漢津對因延劉尚書弛公

舟而龍舟既就岸于是侍臣以次登舟為至魯公適前
而龍舟忽遠開去勢大且不可回魯公遂墮于金明池
萬眾誼駭卒伯召善泅者未及用而魯公自出水得浮
木而憑之矣宛然神助既得濟岸入次金方^舍一身淋漓
蔣公穎叔之奇言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役魯公顏色
不變猶拍手大笑荅曰幾同洛浦之游一時服公之偉
度也公時為翰林學士承旨蔣時為翰林學士云
魯公^公拜維垣親客來賀公畧無得色且笑語猶常時因
語客曰某仕宦已久皆悉之矣今位極人臣則亦可人

所謂骰子選耳人間榮辱顧可足算骰子選者蓋自公始為太廟齋即登上第調錢塘縣尉綿歷內外而後至太師也足見公之度

頃客為吾言靖康末有避難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神甚遠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之曰諸君何事孳孳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乎衆爭為言于是主人者嗟惻者久之曰我父子乃仁廟朝人也自嘉祐末既卜是居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號他則不常審校今為幾何年矣客又告以本朝

服即燕坐焉劉公立不肯就位責魯公曰司空僕射寔百僚之儀表也奈何與黜卒坐對賡竊不取願退魯公大笑亟揖漢津曰先生可歸矣自是劉公不肯與漢津並見漢津鑄九鼎作大晟上甚禮聽之當是時侍從之臣猶強正而宰輔之上臣能涵容風俗如此乎此吾親見也

林中書彥振摠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于几筵坐上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察非是彥振乃

微伺其踪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中一狐
尤耄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哀曰幸毋見殺必厚
報彥振勿顧悉命殺之迄無他及宣和歲庚子魯公以
勿合罷而北將將興上積聞攄殺狐并使虜二事乃召
之守北門將付以北伐事為黼阻罷遂落節鉞而歸使
虜者始聖旨與遼人聘問往來虜使至我則閤門吏必
詣都亭驛俾使習其儀翌日乃引見惧虜鄙不能乎朝
故也及我使至彼則亦有閤門吏來但說儀而已不必
習而見攄時奉使至虜而虜至已驕縱則必欲令吾亦

習其儀也攄不從因力強不可于是大怒絕不與飲食
我雖汲亦為虜以不潔汚其井一旦又出兵刃擁攄出
從者泣攄亦不為動既出即郊野乃視攄以虎圈命虎
觀而已且謂何如攄瞋目視之曰此特吾南朝之狗耳
何足畏人虜素畏諱狗呼聞之氣阻攄竟不屈還
蔣八座猷賢者也常為中司有端直敢政和初上賚魯
公以女樂二人蔣公曰唐李晟馬燧用武夫要寵私晉
魏絳寔陪鄉以和我得金石公出今大儒蓋自周公作
樂制礼方致太平不應下同此輩宜塞其漸願公力辭

烏魯公大喜之然不克用及政和末伯氏既聯姻戚里
後大闢第開河路作複道以通宮禁蔣時與吾俱在書
局數大蹙額而唁吾曰約之奈何公家而言吾不克用
徒以狂妄幾死而已禍亂後痛始定每懷蔣八座語君
子哉

鐵園山叢談卷第三

鐵園山叢談卷之四

百衲居士蔡條

雁里草堂本連上
范元寔溫吾所畏友名溫然不護細行吾以時士議勉之
元寔怒曰吾不知今時士大夫不使人明目張膽直道
而行率要作匿情詭行以王莽日事沽吊是誰倡此豈
世美事耶吾每首肯焉又常與吾論時勢及開元天寶
之末流元寔曰不然天寶之勢土崩瓦解解異乎今日魚
爛也時魯公亦痛悔一日喟然而歎數謂吾曰今復得
陳瓘劉器之來意若可救藥乎吾語元寔元寔大喜語

吾曰公之大人有此心豈獨海內乃公之福第恐難得
好湯使多嚙不下尔元寔亟持其書報二公而二公是
歲皆下世元寔為其寵妾紅鸞所困俄得傷寒不數日
殂可傷哉書此俾世知時不乏人

伯父君謨號美髯鬚仁宗一日屬清閒之燕偶顧問曰
卿髯甚美長夜覆之于衾下乎將置之于外乎君謨無
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安遂一
夕不能寐蓋無心與有心相去適有間凡事如此
童貫彪形燕額亦畧有鬚瞻視炯炯不類宦人項下片

皮其骨如鉄王黼美丰姿極便僻面如傅粉然髻髮與
目中精色盡金黃張口能自納其拳大抵皆人妖也吾
識黼于大^未得志時魯公獨忽之後常有愧色于吾黼始
因何丞相執中進後改事鄭丞相居中然黼首恃與援
父事宦者梁師成蓋已不能過

翟叅政公巽汝文有文名對人辭語華暢雖談笑歷歷
皆可聽然不^妄忘吐也政和間為給事中每見殿庭宣贊
稱不要拜上殿祇候必吐曰不要拜此何等語旁問
之君俾為何言乎公巽曰宣贊有旨勿拜時蔡安世靖

陳應賢邦光同在門下外省安世位公巽之上而應賢坐其下每相與談論二人必交關之一日辭屈于是嘆曰遂厄于陳蔡之間嗟乎

范温元寔議論卓尔過人當宣和初常為吾言孫皓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勸汝一杯酒令汝壽春萬武

帝悔之及陳后主上隋文帝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登封書且一種降王就中後主真駑才

外兄徐若谷字應叟賢德君子也常以吾清濁太分是

非太明為戒嘗論古人若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稱為長者至于對人作青白眼則更甚于臧否吾服其言語

鹿谿生王沈欽人也從學陳瑩中黃魯直文字固不凡與吾談經每嘆今時為春秋者不採聖人之旨但計數其後逐傳則論魯三桓鄭七穆窮經則會計書甲子者若干書侵書戰者為幾皆由漢二劉唐武平一啓其端是其猶世愚者皆學佛而誦金剛經纂吾未曉通問之則曰有一十三恒河沙三十八何以故

國朝寔錄諸史凡事書皆脩春秋之義隱而顯若至貴

者以不善終則多曰無疾而崩大臣親王則曰暴卒或
云暴疾卒暴卒以疾者如李穀是也暴疾卒如魏王德昭是
也大凡前書不若後書前書猶廢廢至後書多紛競更易
則益濶疏難取信矣

江漢字潮宗有宋史學惜乎張以長短句辱其名也常

與吾論史家流學當取古人用意處便見調度太史公

曰投机之會間不容髮至宋景文又曰投机之會間不

容容王性之銓博洽士也嘗語吾宋景文公作唐書尚才語

遂多易前人之言非不佳也至若張漢陽傳前史載武
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好漢願是語雖勿文寧不見當
時吐辭有英氣耶景文則易之曰安得一奇士用之此

固雅馴矣然失其所謂英氣者吾不得荅

王元澤奉詔脩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為之提舉蓋以
相臣之重所以假命于其手也吾後見魯公與文正公

二父相與談往事則每云詩書蓋多出元澤暨諸門弟

予手至若周礼新象寔丞相親為之筆削者及政和時
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資居檢校庫而吳氏者王丞

相之姻家也且多有王丞相文書于是朝廷悉命藏諸
秘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篆筆跡猶斜風細雨誠介
甫親書而後知二父之談信

歌者袁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奉九重嘗為
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
無際加江流瀕湧俄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三頂之妙
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几時有把酒問青天
歌罷坡為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
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五季文章趣卑陋甚矣然當時諸僭偽其國頗亦有入
吾頃遊博白之宴石山號普光禪寺者為屋數椽而已
其山迥絕洞穴怪竒得一碑乃偽漢時人為寺記特喜
其兩語曰蔬足果足松寒水寒

熙寧初王丞相介甫既當軸處中而神庙方然一切委
聽號令驟出但于人情適所有離合于是故臣名士往
來力陳其不可具多被黜降後來者乃寢結其舌矣當
是時以君相之威權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獨一教坊使
丁仙現尔丁仙現時俗但呼之曰丁使丁使遇介甫法

制遣一行必因宴設于戲場中便作為嘲諷肆其請難
輒有為人笑傳介甫不巳巨堪然無如之何也因遂發怒必
欲斬之神廟乃密詔二王取丁仙現匿諸王邸二王者
神廟之愛弟也故一時諺語有臺官不如伶官

熙寧間東平有名士王景亮者喜名貌人後反為人號
猪鬣閔世謂鄆有猪鬣閔猶此始繼有不肖者乃更從
而和之目日久為又人號猪鬣閔大使各有察吏之目呂升
卿者形貌短劣談論好學舉臂指畫奉使過東平遂被
為目說法馬留厥後相去將三十餘年王大粹覲以給

事中出守東平乃被目為香振圓者蓋謂不能害人且
不治病也凡輕薄類此者魯公以元祐時亦帥鄆到郡
大會賓客把酒當廣坐謂之曰聞公號猪鬣閔凡人物
皆有所雌黃某下車未幾然敢問其目其人曰已得之
矣眾皆為惧然喜且迫笑而笑之則曰相公璞也
東坡公元祐時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
目殆遍也獨于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共
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同反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
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崇寧初建三衛府多大臣勲與戚子弟一日衆坐共談西漢事有雋不疑者其人曰彼何故不來見大臣于是輔一時大傳為口寔然不至是此特王甫道家輕薄造以為笑案有逸才時為三衛中郎後遭極刑

崇寧中有一名士過浙右姑蘇有州將夙戒嘗河鮑者士人甚惧預語其家人吾聞河鮑有大毒中之必殺人今州將昂貴且厚意逆之必不可為之奈何倘一中毒是獨有人屎可救解汝輩當志吾言也及就之主人愧艱而謝客曰旦力求河鮑不可反不得幸賞其責願飲以盡

歡坐客于是咸為之竟醉士主人者歸沉頓畧不省人事因大吐其家人環之爭號謂果中毒矣夜走取人穢亟投以水絞取而灌之焉輒復吐則又灌不已舉室伺室守天殆曉酒醒能語言始語不得河鮑則已無及

米芾元章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夫大夫士目之曰米顛魯公深喜之常為書學博士後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去一日以書抵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画一艇子于行間魯公笑為吾得是帖而藏之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諸魯公洎執政

為哄縮起一字並寫玉方勝之屬如誕皇子則賜包子罷又遂後命中
諸倣此

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
能為稱首一無有以荐顛者世遂傳米老辨顛帖
頃一天府尹用吏能稱頗不大博約五鼓與侍坐同待
漏院舍忽語衆曰夜來不寐偶思讀孟子一卷好甜張
臺卿內相閣遂荅曰必非孟子此定唐書尔一座為哄
祖宗故事誕育王子公主每後其慶則有浴兒包子並
賚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銀大小錢金果塗金果犀玉
俾人賫密賜來約頒諸宰相餘臣不可得也密賜者必

金合多至二三百兩中貯犀玉帶或珍珠瑰寶及太上
朝皇子既洗時何執中為相因力丐罷去密賜故事上
可之後魯公召自錢塘而再相也與何傳造有皆召之
美而何傳每嘆近時錫賚薄少者魯公頃報知曰公所
謂自作自受故也當是時方粉飾太平務復古禮制一
日殿庭講事罷共歸都堂魯公復向何傳嘆行礼久頗
厭疲勞何傳于是忽起而報曰此忘吾公師所謂自作
自受矣公為之笑

豫章郡王孝叅曹王之次子曹王甚賢神廟季弟也于

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
能為稱首一無有以荐顛者世遂傳米老韓顛帖
頃一天府尹用吏能稱頗不大博約五鼓與侍坐同待
漏院舍忽語衆曰夜來不寐偶思讀孟子一卷好甜張
臺卿內相閣遂荅曰必非孟子此定唐書尔一座為拱
祖宗故事誕育王子公主每後其慶則有浴兒包子並
賚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銀大小錢金果塗金果犀玉
錢犀玉方勝之屬如誕皇子則賜包子罷又遂後命中
使人賚密賜來約頒諸宰相餘臣不可得也密賜者必
金合多至二三百兩中貯犀玉帶或珍珠瑰寶及太上
朝皇子既洗時何執中為相因力丐罷去密賜故事上
可之後魯公召自錢塘而再相也與何傳適有皆召之
美而何傳每嘆近時錫賚薄少者魯公頃報知曰公所
謂自作自受故也當是時方粉飾太平務復古禮制一
日殿庭講事罷共歸都堂魯公復向何傳嘆行礼久頗
厭疲勞何傳于是忽起而報曰此亦吾公師所謂自作
自受矣公為之笑

豫章郡王孝叅曹王之次子曹王甚賢神廟季弟也于

太上皇乃從兄弟且俊爽一時甚尊寵也號三大王者
政和間始建春宮既事大醜重乃命近戚奏告諸陵而
三大王遂行朝廷忘為妙選行事官與之偕盡館閣才
士一時之盛舉也諸名士既與王同塗而王忘自矜持
朝夕談對簡札間獨喜用其字諸公為快不樂且以
其崇貴故不敢顯訊為往返者多將及國門于是爭前
叙別始僉約得共報之曰某寺其有天幸獲侍大王其
將半月不勝其榮幸今違履烏願大王保其玉體益其
令聞某寺不勝其依數十其字後歸莫不撫掌吾後數

見宇文叔通虛中延康猶尚稱快不已

范內翰祖禹作唐鑑名重天下坐党錮事久之其幼子
溫字元寔與吾善政和初得為其盡力而朝廷因還其
恩數遂官溫為溫寔奇士也一日遊大相國寺而諸貴
璫塗不辨有祖禹獨知有唐鑑而已見溫輒指目方自
相謂也曰此唐鑑子也又溫常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
兒喜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畧不顧溫忘謹不敢吐一
語及酒酣惟冷侍兒者始問此即何人耶溫遽起叉手
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壻也聞者多絕倒

蔡內相文饒薨以殿魁驟進晚知杭州稍失志時宣和
間錢塘絲方寇破殘後其用意將效張崖公領成都故
事花判府有寡婦詣訟庭投牒而衣緋袴即大書曰紅
袴白襠禮法相妨臂杖十七且守孤孀又有田殿撰升
之登者名家亦賢者也綿歷中外一日為留守南都時
群下每以其名登故避焉為大遇上元于是榜于通衢
奉台旨民間依例放火三日遂皆被白簡至今遺士大
夫談柄不可不知

吳考功礪夫勁正有氣槩吾畏友也吾取友必求諸礪

夫而礪夫亦自喜知人宣和間出守洋州常以書付其
甥周離亨者使轉致諸吾而吾不知也離亨即陰發其
舅書見有群賢名字其一乃許景行遂密畀諸王丞相
黼時當國正與魯公爭北伐事不相合既得礪夫書為
奇貨藏之經年^且時礪夫已代還而景行又自除殿中
侍御史矣一日上忽有意似向魯公者黼伺得之惧始
發礪夫之書謂妄荐臺臣于大臣子弟也上偶震怒而
礪夫與景行遂皆免所居官離亨乃得拜符寶郎于是
朝班小大咸擲榆^日之曰青鳥^鳥其後周青鳥^鳥之名竟載白

簡則士大夫樞机吁安得不慎
長安西去蜀道有梓潼神祠者素號異甚士大夫過之
得風雨送必至宰相進士過之得風雨則必殿魁自古
傳無一失昔有王提刑者過焉適大風雨王心因自負
獨然不驗時介甫丞相年八九歲侍其父行後及知風
雨送介甫也魯公帥成都一日召還遇大風雨平地水
几二十寸遂位極人臣何文鎮丞相稟政和初與計偕
亦得風雨送仍見夢曰汝寔殿魁聖策所問道也文鎮
抵闕下適得太上注道德經因日夜窮治及試策目果

問道而何殿魁果驗

李鬱林佩政和初出官尉芮城時因公事過河鎮偶監
鎮夜同會坐數人相與共徵鬼神事鎮官為言乃者河
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適逢累代旌表號義門姚
氏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亡
弟且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聞弟室
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知是勿信也因自往聽之審
一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吾弟縱喪偶
寧不少待方衰絰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耶惧辱吾

門將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亡婦耳兄瞠謂詢其故則曰喪婦期月即夜叩門曰我念吾兒之無乳而復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亡婦遂徑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惧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人且惧且怪而不敢以駭兄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此是又欲亡吾弟耳且弟既不忍絕然吾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于門左其弟勿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拂旦焉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共尋血汗蹤迄至于墓所則弟

時都邑又有一人號風僧哥亦佯狂時言事多中然風僧哥遇見劉快活則戰栗逡巡退拱作畏避狀世莫曉其故豈所謂小巫見大巫者也耶

魏漢津黥卒也不知何許人自云遇李良仙人以其八百歲世號李八百者得尸解法已七世尸解復投他尸而再生漢津常過三山龍門聞人教謂人曰下必有玉因解衣投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中召見製大晟樂鑄九鼎皆其所獻議初樂制一日與宦者楊戩在內後苑會上朝獻景靈宮還見漢津立道左觀車駕上望之

喜遣小璫傳旨撫問漢津因鞠躬以謝及還內殿至上
曰漢津能出觀武我耶哉曰不然早自車駕出漢津同臣
視鑄上方共飲適聞駕還臣捨匕箸遽至于此然漢津
不出也上曰吾適見之豈妄耶因呼小璫共議證其故哉
愕然知漢津能分身上雅重之漢津明樂律曉陰陽數
術多奇中常私語所親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鼎樂成
志封先生號然漢津每嘆息謂猶不如初議未久死幾
年忽有人自陝附漢津書歸其家者仍遣封以示魯公
始驗為尸解去

婦之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于
官開墓則啓空棺而已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
氏遂絕李鬱林者聞是始大不然鎮官即于坐命左右
索其獄牘來視之乃信嗚呼亦異矣夫鬼神之事有不
可致詰者漢五行志言元始元年朔方女子病死歛棺
積六日而出棺外類如此乎後三十一年時當癸亥夏
四月會于郡齋李鬱林為吾道之即書以補後世聽訟
者之末也

魯公在從班時以趙安定王甲第傍近宮闕便謁見因

傲居焉其地甚古號多凶怪既入居之是夕有異人劉
快活者謂魯公未宜寢也公曰諾乃命酒與痛飲屋三
鼓矣中堂黑暗處輒格有聲甚厲忽覩一猴類人
長大緩而出于外因忽不見時夜中倉卒故不大驚
然劉但頷曰汝人勝他不過公亦大咲謂劉此豈非所
謂山魃者耶遂偕就枕矣而睡

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終贈
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其傳授于魏漢
津先生宗堯始仕官時即喜功名大觀末從尚書王寧

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為上節人至四明則放洋而
去不一日四明忽傳副使船壞衆為痛之始時宗堯將
登舟則寄所賞玩好琴書于相識故人家而邁及是傳
也其故人者嗟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為宗堯
苦訴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鯨波萬里本希尺寸賞不謂
遽持千金之軀而葬于魚鱉之腹故人念我乎其所寓
三琴寔平生所愛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當奉故
人下者可與某凡所寓書画篋笥中百物歷下分區不
遺一毫髮其故人大駭為奠哭久之女奴始甦翌日則

四明一郡皆傳謂使者舟壞信矣其後戒歸使人自高麗上下一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惟喜竊笑獨異于常宗堯始疑而詢焉方道其事始知為黠鬼所侮吾親見宗堯言之

洛陽大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常欲都之開寶末年幸焉而宮中多見怪且遭霖雨徒雩祀謝見上帝而歸矣是後至宣和又為年百五十久虛曠蓋自金奎殿後雖白晝人罕敢入了亦多有異藪或大于斗蛇率為巨蟒日夜絲竹歌哭之聲不絕也宣和末有監官

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于殿廡間至晡時後天尚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俄忽聞蹕聲自內而出即有衛從繽紛執紅銷金籠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衣黃人如帝王狀胸間鮮血淋漓擁從甚盛徐行由殿廡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以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卧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于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所見編以示人洛陽士大夫多能傳之曰

此必唐昭宗也吾頃嘗聞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忘七八矣偶流寓者趙令子與來猶能道其畧因著于編劉器之安世元祐臣也晚在睢陽以鏹二十萬驚一舊宅或謂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即有蛇虺回三出屋間室呼僕廁屏去則率拱立謂有鬼神不敢措其手器之怒命家人輦自納諸筐篚而竟棄汴流翌日則蛇出益多再棄輒復又倍曾不決旬日乃至日得五七筐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焚香于土地祠前曰此舍某用已錢易之者即是其所居矣蛇安得據以為怪乎

始猶冀鬼神之有識而後悛草今不數日則怪益出是土神之不職尔且當受罰雖願仍其舊貫不可得矣回願從者盡培土偶五六擲之河中召匠手為之改塑其神由是怪不復作

斗秤詐欺陰理至重鬻林有謝秀才者衣冠後也善以術籠人上下頗愛之于田井間易為馭儉事每以小量輕權貸與人必用大器巨秤責償自喜其得計刺深非一日也矣人往不覺一旦從以僕其手自投升斗諸誑具將入林野緣出城東門未數里即雷雨驟興有黑雲追

遂及霹靂一殺^而謝秀才震死矣屢葬則屢為雷所發伺
其肉潰散乃焚為腹中得一雷楔也世人昧錐刀間一
不顧義理至為鬼神所仇猶多不戒其甘^且以此何哉^死
建炎當三祀虜馬將飲江于是天子幸明越^而隆祐太后
龍輿駐豫章行臺從為時警報益亟有郎官侯懋李幾
凡三人者每至城東南隅得園林僻寂私相謂曰使虜
一不可避相與匿于是宜死生以之未^幾行宮南邁倉
卒之際果不克奔而虜騎已遽入矣三人者得如約共
竄于林因伏堂之巨梁上夜則潛下取食而還伏焉累
十數日矣幸畧無人至者一旦忽多人物且番至三人
但伏梁之上計此豈皆避虜者耶胡為至此語未已即
有黑衣數十人繼來共坐于堂命左右邏捕男女無少
長悉以挺敲殺之積尸旁午向暮盡死始去當是^時三人
者伏據于梁憊^然嚮脫一仰其首見必死矣黑衣既
散皆謂得免况已昏夜俄復望紅紗燈籠數十對引導
有主者數人又至^而坐于堂即多群吏據呼閱人姓名
者三人益惧于此殆不得脫矣則細下視之但見人物
可半頭面俱^而辨乃知非人也凡默閱死籍至多輒悉

呼其姓名中間偶呼至姓一名群吏爭報曰不是不是
類如是凡有四者三人者皆能記憶也夜過半矣事竟
皆去殆曉則四碩鳥雀不聞聲知虜已洗城而引遁矣
即于亂尸中偶有呻吟聲三人共詢其名乃夜來群吏
所謂不是者四人今悉復活矣異哉吾得于宋高州高州
得于侯懋了等皆顯官不宜妄云

柳州柳侯祠據羅池者不十許丈尔庙神設甚嚴其神
靈退之前固載諸文辭矣自吾放嶺外舉訪諸柳人云
父老述傳柳侯祠中夕輒聞鳴鑼伐鼓之聲忘時舉絲

竹之音庙門夜閉殆曉則或已開每以為常近百許年
稍了無此異矣又紹興乙丑歲有揚經幹者過柳州因
謁于祠則據其廡間以棲賓客且笑語自若及還館舍
終入屏然後仆而卒繇是終畏之

鉄城之小南街有厩室攝官舍厩已死久年矣一日其家木
偶土地者忽自相毆擊不止其家怪之焚香拜禱又不
止乃投于井中一夕于井中又出遂令僕遠送之然僕
人者亦惧夜以楮錢纏木偶但潜置于稅務門小石橋
下不敢遠人皆不知也石橋去行街上數十百步翌日

則街市人皆見木偶土地夫婦行于街衆大駭爭相傳
報聚百十人而木偶土地自行街前以手相接抱而雙
俱行轉街復抵稅務入其中攔頭因以繩繫于柱葉戎
宰因下務見衆喧噪詢之爭白曰木偶土地自行也葉戎
曰豈有此理呼五百輩令二人持此木偶擲之江中後
乃寂然此非所動而動在五行有召當時趙守不易兇
險生事人不奠居吾意謂其有兵火之厄乎此紹興己
亥夏六月十有六日也吾親見之至九月末許簽判然
死十月趙守殂而揚司戶又死南流黃知縣丁憂而去

歐陽巡鋪朱推官皆死次年六月葉戎又死此其驗矣

鐵園山叢談卷第五

百衲居士蔡條

雁里草堂本連上

天下苦蚊蚋都城獨馬行街無蚊蚋馬行街者都城之
夜市酒樓極繁盛處也蚊蚋惡油而馬行人物嘈雜燈
火照天每至四鼓罷故永絕蚊蚋上元五夜馬行南北
幾十里夾道藥肆蓋多國醫咸巨富教妓非常燒燈尤
壯觀故詩人亦多道馬行^街燈火
近世兒女戲有宵夜圖者多為博路以競勝負而作宵
字或可謂消長夜非也乃元宵夜圖耳吾待罪西清時

于原廟。祖宗神御諸殿閣。遇時節。則皆陳設玩好之具。如平生時常得見。宵夜圖者。皆象牙局。為元宵夜起。自瑞門及諧寺。觀作游行次第。疑宵夜圖本此。

百戲諸伎甚精者。皆挾法術。元豐中有藝人善藏舟。用數十人舉而置之。當場萬眾不見也。常經御樓前。上下莫不駭異。裕陵見之曰。其人但行往來舟上耳。故知假誑不能誑真人。

金明池。太始宗以存武備。且為國朝一盛觀也。其龍舟甚大。上級一殿。曰時乘。既歲久。紹聖末。詔名匠楊談

者。新作焉。久之落成。華大于舊矣。獨鉄費八十萬斤。他物畧稱是。蓋樓閣殿既高。巨艦得重物。乃始可運。先是池北。剏大屋深溝。以貯龍舟。俗號龍輿者。改納新舟。而舊舟第棄之西岸而已。都城忽累夕。大風異常。不止。衆懼為裁。雖哲廟頗忌。懼頃風息。方知新舊二舟。即池中戰且三日矣。新龍毀一目。舊龍所傷尤甚。後得上達。哲廟怒降勅。悉杖之。始寧帖。

魯公崇寧末。不入政事堂。以使相就第。于閭闔門外。俗號梁門者。修築之際。往得唐人舊冢。或有誌文。皆云

葬城西二里大梁寔唐宣武節度梁門外知己為墓田
矣蓋多婦人胫骨率長于今時長大男子幾几寸為或謂
吾曰常親見陝晉間古長平為秦白起坑趙卒處白骨
尚存其胫長大異隋唐時知今人寢斲小釋氏之語或
不妄

李密之死唐書謂徐世勣表請收藏其尸乃具威儀以
君禮葬于黎陽山西南五里塚高七仞及政和導河由
大塚將復禹蹟因跡三山而繫浮梁為大塚者乃黎陽
山也密塚高適當守導河之衝有司以聞詔以禮改葬
之時為部役者先發其塚則多取去金玉及奏下將改
卜然不見其骸獨得頭顱且甚大傳又謂密頭銳而角
方不知其故

昔與小王先生者言王舒公介甫何至于無後小王先
生曰介甫上天之野狐也又妄得有後吾默然不平歸
白諸魯公魯公曰有是哉吾益駭魯公始乃為吾言曰
頃有李士寧者異人也一旦因上七日入醴泉觀獨倚
殿所之楹柱視了大夫絡繹登階拜北神者遽睹一衣
冠亟問之曰汝非雍兕乎衣冠者為之拜乃介甫也士

寧謂介甫汝從此去踰一紀為宰相矣其勉旃蓋士寧
出入介甫家識介甫之初誕生竟呼曰字籀也介甫
見士寧後果相。神廟而士寧又出入介甫家適坐宗室
世居事幾死賴介甫得免即尸解去矣吾得此更疑惑
久之又白魯公造化塊土天道濛鴻彼寔靈物也歎其
形中則聖賢尔今我冠佩玉被彼雖于人世中或產多有焉
是畜要論其心斯可乎魯公為領之而吾始得以政和自决
末或于洛水得石大如拳也青鷺有艸字兩行作黃白
文上之俄一士人又得洛石政相同忘上皆曰魯公天

與之道急，歆公之奉行此必有召兆

紹興歲丙辰廣右大歎瀕海尤告病迄丁巳之春斗米
千錢人多孳亡而嶠南風候素乖譌至是殊正則李花
退謝悉成桃，寔復成李梨亦變桃熟皆可食凡物多
類是有茹纍然枝間或結瓜大如拳此吾親睹忘中原
所罕

始時士夫起復則皆裹糙光幘慘紫袍黑角帶而已。上
意每惡之政和間議者謂入公門不應變服遂造建請赴
治所皆吉服與常時無別矣大凡有識之士不肯起復

喪次起復者乃時多權要或無志之人尔鄭丞相居中
政和七年遭母喪去卒哭尚二日則已拜士大夫深惜
之然居家猶服喪也宣和後起服者雖在家奉其几筵
如故至接賓客燕親舊蓋與常人無異禮儀于是掃地
李丞相士美邦彥猶起復中拜相魯公時復入政地府吾
得出入禁闥一日遣邀吾已諾之矣遣訪其親密李
公弼孺者乃是置酒出家妓作戲優以見待吾得此大
惧力辭不去由是致疑因以得罪此亦獲戾之一端焉
然寔賢者但不諒吾之狂也書以著當時之習俗

趙吉陽元鎮鼎者中興名宰相也一日于行在所因過
三館食竟語坐上頃一夕忽夢以罪貶海上何耶將無
是乎于是諸館職學士爭道其德而談休美曰公為國
柱石安得有此其間一二輒又毅然更起白吉陽某門
下士也藉第使如夢則某等誓將乘桴而從公行決矣
一時以為金石美談人故多之而傳達于四方焉未几
吉陽去相位俄廢黜于潮陽後果徙于海上數年而趙
吉陽死是時獨有一王海康趨者頗能為流人調護海
上無所薪粲百物海康輒津致之又致諸家問勤懇不

少寘厥後果為人告訐坐是免所居官而海康勿怨也
當趙吉陽已死王海康始受代罷歸時遇吾_子亟訪海
康曩聞海康三館之語甚美今日有踐言者乎君居雷
州雷州獨一路通海上傍無他道君又喜與流人道地
宜悉知之願有所聞也王海康即咲謂吾曰寧有踐言
者耶雖吉陽親舊曾勿睹一字之往來矣吾得此中心
怒焉為之短氣且士大夫此風舊矣然豈無人乎惧世
或未知便強謂曰必果若何

嶠西苦熱雖盛冬數_日有揮扇時吾僕入十月矣偶感

熱病呼醫診之曰伏暑又有博白守常題其便坐曰十
有二月望劉子友納涼

古者祀天必養牲必在滌三月他牲惟具而已又凡祭
祀之禮降神迎尸矣而後始呈牲_子入于是國君帥執
事親射之焉至漢魏而下有國有家者此禮浸日闕獨
五嶺以南俚俗猶存也今南人喜祀雷神謂之祀天神
^祀天神必養大豕目曰神牲人見神牲則莫敢犯傷養之
率百日外成矣始見而祀之獨神牲如此他牲則但取
^其其而已又大凡祭祀之禮既降神而後始呈牲于是主

人者同巫覡而殺共之乃異諸庖烹而荐之焉又遇逐
惡氣禳疾病必磔犬與古同殊有可喜者則傳謂禮失
求諸野信然

漢郊祀志言粵人僖鬼而以雞卜李奇注謂特雞骨卜
也唐子厚志言雞骨占年攷之今粵俗且不然寔用雞
卵尔其法先祭鬼乃取雞卵画其表以為外象画皆有
重輕類分我別彼猶易卦所謂世與應者于是北面召
鬼神而道厥事然後占之投卵鐺中烹之熟則以刀橫
斷雞卵就中破焉其黃白厚薄處為內象配用外象之

彼我以求其侵克與否凡卜病卜行人雅殊有驗

嶺南僻且陋而博白在嶺右又甚焉惟其僻陋而甚故
俗淳古則多長年動八九十歲不為異也大凡人本壽
碩嗜欲思慮損之尔博白城下不百步則已號新村吾
朝夕曳杖其間一旦至村舍見大小環立者拱而共有十
餘大有兩老人坐飲乃兄弟也大者年九十四歲指其小
者謂客曰此吾幼弟亟問其年則曰總七十歲矣從傍
環拱而待之者皆兩老人之曾孫是殆可入画圖也又
見有數村媪聚首有不平色相共嘆息頗云吾語諸媪

胡為者諸媪對曰吾巷南並舍翁昨暮死矣第令吾輩
有所不滿尔問其年曰九十九矣吾失咲報諸媪九十
九人安所謂得而不滿耶諸媪共辨析謂吾曰惜更一
年且百歲使滿百寧不可而天遽夭之耶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師有道
林詩大字猶掌書于碑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之米
老元章為微官時游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
觀一夕張帆携之道去僧亟訟于官為遣健步追取
之還世以為口寔也政和上命取詩碑而內諸禁中忘
失真

微道林而刻之石遍賜群臣然而不若道林舊碑要不
失真

魯公始同叔父文正公授筆法于伯父君謨既登第調
錢塘尉時東坡公適倅錢塘因相與學徐季海當是時
神廟喜治書故熙豐士大夫多尚徐會稽也未几棄去
學沈傳師時邵仲恭遵其父命素從學于魯公故得教
仲恭亦學傳師而仲遂後自名家及元祐末又厭傳師
而從歐陽率更由是字勢豪健沉痛快沉著殆紹聖間
天下號能書無出魯公之右者其後又厭率更乃深法

二王晚每嘆右軍難及而謂中令去父遠矣遂自成一
法為海內所宗焉又公在北門有執役親事官二人事
公甚恪因各置白團扇為公扇涼公心喜之皆為書少
陵詩一聯而二卒大愠見不數日忽衣帶新楚喜氣充
溢以親王持二萬錢取之矣願益此書公喜而不答親
王時乃太上皇也後宣和初曲燕在保和殿上語及是
願謂公昔二扇者朕今尚藏諸御府也

元符末魯公自翰苑謫香火祠因東下無所歸止將擬
卜像真以居焉徘徊久之因緣舟于庭下米元章賀方

回來見俄一惡客至且曰承旨書大字世舉無兩然
某私意若不過賴燈燭光影以成其大不然安得運筆
如椽者哉公哂曰當對子作之也二君亦喜俱曰願與
觀公因命具飯餅磨墨時適有二張兩畫幅者食竟左右傳
呼取公大筆來即睹一筍道從簾下出筍有筆六七枝多有
大有如椽臂二人已愕然相視公乃徐謂：調筆而操之願
子曰欲何字耶惡客即拱而荅某願作龜山字尔公乃
大咲因一揮而成莫不嘆息墨甫乾方將共取視方回獨
先以兩手作勢如欲張圓狀忽長揖卷之而急矣趨出

子字

矣于是章元大怒坐此二人相告絕者數歲而始講解
乃刻石于龜山寺中米老自書其側曰山陰賀鑄刻石
也故魯公大字自唐人以來至今獨為第一
米芾元章有書名其投筆能盡管子城子五指撮之勢
翻若飛結字殊飄逸而少法度其得意處大似李北海
間能合者時竊竊小玉風味也魯公一日問芾今能
書者有幾芾對曰自晚唐柳近時公家兄弟是也蓋指
魯公與叔父文正公尔公更詢其次王晋卿家舊寶徐
處士碧檻蜀葵圖但二幅晋卿每嘆闕其半惜不滿也

另行

多一籍字

徽廟默然一旦訪得之乃從晋卿借半圖晋卿惟命但
謂端邸愛而欲得其尔。徽廟始命匠者標軸成全圖乃
招晋卿以觀視之因卷以贈晋卿一時盛傳人已獲異
厥後禁中謂之就日圖者是以。太上天縱雅尚已著就
潜之時也及即大位于是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
崇寧始命宋喬年依御前書畫所喬年後罷去而繼以
米芾輩始至末年上方所藏率至千計寔熙朝之盛事
也
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

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大凡歐
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會獨
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羗洛神諸帖真奇殆絕蓋
不偏多為又御府所秘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
興玄女授黃帝兵符圖為第一曹髦示莊子刺虎圖第
二謝雉烈女貞節圖第三自餘始數碩陸僧繇而下不
興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卿公也謝雉亦西晉人
烈女謂綠珠寔當時所筆又如碩長康則古賢圖戴逵
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則士鄭_{法士}展

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文書法從圖之屬大率
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不足數然唐則度人絃者乃褚
河南書字而閻博陵繪其相類多有此于今恨眼中亦
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蓋自政和間既好尚一行世
因為之貨賂亦為時病此則良過矣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後世由漢武帝汾睢得寶鼎
因更其年元而宣帝又于扶風亦得鼎款識曰王命尸
臣官此物_{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有南單于者
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

史記所彰灼者殆魏晉六朝隋唐志數言獲古鼎器
梁劉之遴好古愛竒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
器四種于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為事獨
國朝來寢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公為之倡而成
于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居謨東坡數公
云尔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多
古簋敦鏡獻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
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
所得古器銘款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煽

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寔善画
性喜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聞睹者作為圖狀說其
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間太上皇即位憲
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做公
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者為大小礼器則
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金
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于是天下塚墓破伐殆
盡矣獨政和間為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
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

端州上宋成公之鐘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
制于是朝聖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前代嘗有旨
以所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
子尚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闥密窺聽臣寮訪諸
左右知其為誰樂其博議味其議論喜于人物而百官
勿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殊特
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
陽宣王之鼓石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
問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後又初立保和殿

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古玉印圭諸
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漫上志衰矣
非復前日之敦尚考驗者俄遇僭亂側聞都邑方傾覆
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虜營夫以孔父
子產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辭牛鼎象樽之規模觥瓶
雁灯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熾烹腥鱗湮温滅散落不存
文武之道中國之恥莫甚于此言之可為吁於邑至于圖
錄規模則班滿尚在期流傳以不朽云作古器說

抑常好之不然廢其教矣也日且暮則微行出徐入大相
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傍則望見一髡大醉吐穢
于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遣從傍過忽不見
覺為醉髡攔胸腹抱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惧有人害
汝宜歸內可亟去也藝祖動心則以手加額而禮焉
髡乃捨之寺藝祖得從步還密召忠謹小瑞尔行徃某
所覘此髡為在不且以其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
瑞獨爬取地上遺吐狼籍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
教因不廢釋氏提行有旃檀瑞像者見于內典謂釋氏在世

時說法于忉利天而優填王思慕不已請大目犍連運
神力于他方取旃檀木拊匠手登天視其相好歸而矧
焉釋氏者身長丈六赤紫色人世間金色不可擬獨
他方有旃檀木者能比方故也瑞像則人赤而已蓋咸
師之半當釋氏在忉利時適休夏白自西時遂由天而下其
瑞像乃從空而逆之即得授記汝後于震旦釋氏謂東
度人無量其後藏龍宮或出在西域諸國援其說甚怪
語多不載至梁武帝時發兵越海求之以天監之十有
八年扶南國遂以天竺旃檀瑞像來因置金陵瓦棺閣

傳陳隋唐至偽吳楊氏南唐之李氏迄本朝開寶既降
下江南而瑞像在金陵不涉及太宗皇帝以東都有誕
育之地乃新作啓聖禪院太平興國之末始命迎取旃
檀洎寶公二像自金陵而內于啓聖置兩側殿其中如
正寢者則熙陵之神御也其後取熙陵神御歸九禁大
觀間魯公因奏請願以側殿之瑞像復之于正寢詔曰
可特命將作監李名犯中內臣石壽主之故事奉安必
太史擇時日教坊集教樂有司禮儀奉綵輿而安置之
焉及樂大作綵輿者輿轉至朵殿將上入正寢則朵殿

橫梁低下不可度瑞輿又奉安時且迫衆為愕懼李監
者恃其才咲曰此非難也亟召搭材士雲集命支撐諸
棟梁盡斷之以過像適經營間則主事者大呼曰勿鋸
勢若可度矣萬衆亟回顧則見瑞像如人脅肩俛綵輿
乃得行遂達正寢于是上下鼓舞駭嘆所未曾見往
至泣下因即具奏當是時祐陵意向已屬道家流事頗
不肯之又素聞慈聖光獻曹后曾禮像而于足下常度
線且故事奉安則翌日天子必幸之昧爽上自以一番
紙付小璫曰汝持此從乘輿後至是上既焚香立俟輔

近輔拜竟乃臨視取小璫所持紙命左右從足下度之
則畧無纖礙于是左右侍從凡百千咸先歎曰過矣上
乃為之再拜蓋自神州陸沉即不知旃檀瑞像今在不
也

元祐歲壬申魯公時帥長安因旱用故事上請禱雨于
紫閣紫閣者終南之勝地及報可乃以軍府事付諸次
官而自携帥幕兵甲行繞一夕矣翌日飯竟與僚屬共
憇大樹下樹旁有神祠焉兵將則多入其間坐未定忽
群走奔出長安素號多虎在外者睹人自祠廟中出奔

疑有虎伏于廟于是衆爭鳴鑼伐鼓露白及團守魯公
公曰徐之召出奔者即窮其所以乃曰祠殿上有土偶
人傍積措錢中若有物動搖者故疑其為虎公謂不然
乃命二指使汝入往視則大咲而出報曰有一保婦人
坐措錢中以措錢自障其間身尔公心動拉賓行共往視
焉緣見公則長揖曰奉候于此三日矣公曰某何人辱
仙姑惠也復曰本欲蜀中相見休止于此相見可也公
曰某帥長安則又曰本待于蜀中相見尔因自舉手撫
土偶人而謂公曰此亦有佛性公因賜云此乃泥土瓦

磔合成安得有佛性耶則亦喜笑曰不然一則非一二則非二當如是解遂起揖引去公亟展兩手橫展障之曰願以仙姑下山使萬人共瞻仰豈不美哉因碩公曰好事不如無保其骸畧不畏恥委蛇而去矣望之行甚緩倏已在廟背山之上焉公悔亟遣人追其蹤則已不見竟罔測焉爲何人公疑其為觀世音大士然世多謂是毛女魯公自紫閣禱雨還繞踰月果遷龍圖閣學士帥成都提行老王先生老志道人前事未卒十九有幾罔不中韓文公粹彥吾妻父也常得其手字曰憑取一真語天

官自相尋不月餘自工部除禮部侍郎小天一日命吾紹介往見之老志喜即語小天曰紫府真人小天亦疾應曰先公魏國薨後有家吏孫勛日主洒掃因射大鼯死故頗被追故有紫府真人事或書于青瑣小說不謬也老志又曰紫府真人寔陰官之貴非天仙魏公功德茂盛近始陞諸天矣其初十華真人下侍者也小天疾應曰乃十華真人下侍者也二人相語即啐味同時吾大為之駭小天徐云吾及老志曰先公晚在鄉郡但寢與食外朝夕惟處道室中靜默有獨坐至夜分者未夢之

前遂自悟其身乃十華真人下侍者也時吾嘆息不已而老志喜色自布也宅此事獨吾得久矣恨世猶未知也仰惟魏忠獻王全德佑世為本朝宗臣第一然其始也一真人下侍者而已今人動自負道家真伯釋氏果位恐悉過矣得不勉旃

開寶寺灾殿舍既雄故人力罕克施魯公時尹天府夜帥役夫拯之烟焰燭天矣睹一夫在屋上救火狀亟令傳呼使靳性命不宜前僧不顧處屋上經營自若俄火透出屋壞僧墜于烈焰中人情其不韙快之則又見在

他屋往來不已益使傳呼萬衆在是猶不可施力汝一僧詎能撤也又不聽則復墜如是者出沒四三竟曉火息人謂是僧必死于是天府吏檢校寺衆則俱在無一損獨于福勝閣下一阿羅漢像頭面焦禿汗流如雨猶流未止故俗號救火羅漢後數遊福勝閣下魯公指示得識之

劉快活信之黥卒也不知何地人始以猖狂避罪入山中適有所遇遂能出神多作變怪與人言率道人吉凶雅有驗每自稱快活故時人呼之為劉快活喜出入將

相權貴之門又能為容成術所與游後老媪皆度為弟子容色光異或多至八九十歲快活亦至百歲然世常見獨作五十歲顏狀尔丞相曾布在東府一夕雇三鼓不得寐呼侍婢執燭視室中有教侍婢曰此鼠嚙尔那得在帽籠中耶則試啓帽舉籠則有一劉快活尺許大因忽不見時劉快活在外方與門客對寢呼門客曰適誤入公內幾不得出也始知其為戲魯公每飲之酒無不大醉夜乃吐出魚肉狼藉穢惡旦人為屏除去悉御香也後之雍丘云雍丘其鄉井一夕尸解去

老王先生老志者濮人也事親以孝聞幼曾為伯母吮疽初去為漕計吏持心公平能自守一毫厘不受人賄閱二十年其後每往來市間遇一丐人見輒乞之錢一且丐人自書吾鍾離生也因授之丹老志服其丹始大發狂遂能逆知未來事翰林學士強淵明紹聖初為教官遇濮見老志授之書曰四皓明達且謂淵明必貴而主是事時吾亦與汝相見于帝闕矣及政和時貴妃劉氏薨追謚為明達皇后其制書果淵明視州始悟四皓者賜號也時太僕卿正宜荐之召老志館于魯公賜第

上遣使詢明達事老志曰明達后乃上真紫虛元君且能傳道元君語以白上而上語亦遣白元君甚事黷然頗迂怪一日喬貴妃使祝老志曰元君昔日與吾善今念之乎明旦老志密封一書進上開讀乃前歲中秋二妃侍上燕好之語喬貴妃得之大慟此亦異也詔封洞微先生當是郊天而天神為出夏祭方澤而地祇為應皆老志先時奏而啓發之又士大夫多從而來求書字其辭始若不可曉後卒合者十八九故其門如市魯公以為慶賞刑威乃上之柄縉紳不應從方士驗禍福且不

經而老志亦謹畏乃奏斷之老志日一食湯獨餅四兩冬夏衣一襲後見師責以受羅縠之服且處富貴不知厭足凡有衣六七襲悉封還魯公及病乃力丐歸久之病甚上乃許其去及步行出就車不病矣也歸濮而死葬日又云若有笙簫雲鶴為老志又獻乾坤鑑法上命鑄之鑑成老志密奏謂他日上與鄭后皆有難深可敬懼願各以五色流蘇垂鑑寘于所處之殿且臣死之後時坐鑑下記憶臣語切謹慎思其所以消變者小王先生仔昔者豫章人也始自言遇許遜真君授以

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知人禍福老志死後仔昔
來都下。上知之召令踵老志事寓于魯公賜第大抵巧
發奇中道其人腹中委曲其神怪過志逆知如見又自
言盡見星事多不及載詔封通妙先生然魯公浸不樂
從容奏曰臣位軸臣輔政而家養方士且甚迂怪非宜
上甚然之乃徙之于上清寶錄宮仔昔建議九鼎神器
不可藏于外于是納鼎于大內其後宮人有為道士志
居寶錄宮者以奸事疑似發因逐仔昔仔昔性傲又少戇。上
當以客禮待仔昔故仔昔視巨闔若奴僕又欲使群道

士皆師已及林靈素出衆乃使道士孫密覺發其語不
遜下開封獄殺之仔昔隔昔者中官馮浩為力仔昔未得罪
時先以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仔昔死四甫年而馮
浩以罪竄適行至上蔡縣上命殺之為靖康初言事者
至謂魯公常欲使仔昔錦袍鉄幘以取燕山蓋誣云
皇太子始冊拜將廟見其禮儀甚盛禮應乘金輅建大
旆而議者從中大然不于是中宮遽辭而止獨前一夕設
鹵簿于左掖門外翌日質明但常御服馬入太廟更禮
衣冠遠遊執九寸圭而歎。祖宗為當是時清道親事官

有呵喏言皇太子者父老都人爭縱觀呼衆中一父老
忽嘆息曰吾昔頻睹是傳呼今久不聞此教矣攷之仁
廟雖常言在東宮然罕出又未幾即大位獨真宗為皇太
子歷年具數出入自至道乙未至政和甲午為年當百
二十餘則父老者又不知幾何歲人時太上方留心道
家流事聞亟使散索已忽不見

丙申政和汴渠運舟火因順流直下犯通津門者號東
水門也通津既焚而火勢猛甚傍接祿觀其日真武見
于雲間神吏左右儼然萬衆皆瞻睹

僧道楷淄川之村夫也始事真華嚴者不省乃自取一
木橫置大井上端坐作禪觀且九年一旦大悟便操筆
作文偈無不通解道價日盛大觀間住持東都之淨因
禪院有天府尹李壽者雖法家然喜禪學特愛重楷時
因陛見力譽之上曰朕久已欽其名也矣李壽退上即命
中使錫以磨衲僧法衣而加錫四字禪師號者釋氏之
異數然楷初勿知也中使忽持禮來楷不肯受之又故
事院中應以白金五十鎰遺中使號書送而楷曰豈可
以吾故為常住費又止不予中使人忘悵不樂遂苦辭

不受久之。上乃命李尹喻旨禮重殷勤然措不回也使
者前後凡十七往反而志益堅。確上始大怒命坐以違制
罪為始追逮措天府也。即有俗俗千許人隨之至廷下李
尹慚因不敢出獨使其兩貳官主斷而少尹者顧問是
僧七十有幾几耶措曰六十有二矣二人默相視失色即
呼醫了至又曰是僧瘦賴疑若疾病狀行可驗矣。措啜
曰不受杖何時之措又大言曰道措平生無病二人因
低首私語如此則當杖矣。措笑曰不受杖何時乎。于是
編管沂州蓋臨淄將俾近其鄉井寔李尹意至沂則道
侶從之學益熾措心厭之一旦忽失去衆走求諸郊野
頃于山中得遂即山之上為立精舍而止其間為後許
年乃死方其死時招聚衆曰汝等偕來嘗吾大酸餽食
竟獨入深山久不出衆往視之坐石上跏趺而化矣嘗
謂浮屠氏時有立志若此者頗恨吾士大夫近偶罕見
之何哉

道士李德柔字勝之能詩善画酷肖于傳神寫照出入
公卿門東坡公有詩叙尹尊師可元甫生于李氏者德
柔也魯公亦喜得其戒徐王好色句數為大筆書之其

後天子方向道家流事尊禮方士都邑宮觀因寢增崇侈于是人爭窮土木飾臺榭為游觀露臺曲檻華借宮掖入者迷人獨德柔漠然益示為朴魯群黃冠多揶揄之遂聞于上。曰德柔貧耶命賞錢五百萬俾新作其齋居德柔不得已拜上乃為一軒而名之曰鼠壤上笑亦為之御書金字榜之宣和甲辰春德柔一日報吾災惑入端門守內有旨屏皇城增置水器吾始寢災惑星亢元解放火耶吾不能荅其後竟坐請神霄事被逐嘗謂世不乏人、物之是非蓋忌不得以一切論也

宣和己亥歲夏都邑大水幾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久之方得解時泗州僧伽大士忽現于大內明堂頂雪龍之上凝立空中風飄然吹衣為動傍侍惠岸木叉皆在焉又有白衣中裊跪于僧伽前者若受戒喻狀莫識何之也萬衆咸睹殆夕而沒白衣者疑以為龍神之徒為僧伽所降伏之意尔。上意甚不樂

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寔上元節故事天子御樓觀燈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于西觀下。天子時從六宮于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幙垂密下無由知是日。上獨

偶在西觀上而宦者左右皆不從其下則萬衆忽有一人躍出縑布衣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是耶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報將至矣吾猶不畏汝豈汝豈能壞諸佛菩薩耶時上下聞此皆失措震恐捕執于觀之下。上命中使傳呼天府亟治之且親臨其上則又曰吾豈逆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知無奈吾教何尔聽汝苦吾、今不語矣于是箠掠乱下又加諸炮烙逼詢其誰何畧不一言忘無痛楚狀。上益怒復召行天法羽士曰宋冲妙世號宋法師者亦神奇至視之

則奏曰臣所治者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因又斷其足筋俄施刀鬻血肉狼籍上大不怡為罷一日之歡至暮終不得為何人付獄盡之嗚呼浮屠氏寔有人

嶺南僧婚嫁悉同常俗鉄城去容州之陸州縣甚遠一日令尹入寺見數泥像乃坐亡僧也令尹為改觀且嘆息碩群斃曰是亦有坐亡者耶甚不易得胡為置庭忍使暴露而畧不恤耶其間一斃號敏爽亟前對曰此數僧今已無子孫矣聞者絕倒

鉄城有富士成君相知如酷喜道家流事吾問之子有所

睹耶何迷而不復乎成君曰有也吾以少年時未識好
惡頃在桂林與一韓生者游韓生嗜酒自云有咸道術
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相別有自桂過明平同行者二
人俱止桂林郊外僧之伽藍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
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即見以杓酌取月
光作傾倒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為乎韓生曰今夕月
色難得我惧他夕風雨倘夜黑留此待緩急尔衆咲焉
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
昭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廝辦治肴膳多市酒期醉適

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亟灯燭無所施四座墨黑不辨
眉目矣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謔謂韓生曰子所
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為撫掌而荅曰我幾忘
之微子不克發我意即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
則月光燦焉見于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
秋天夜晴月色潏灑則秋毫皆得睹衆乃大呼痛飲達
四鼓韓生者又杓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
果異人也成君又謂吾曰我時舟中與韓生款曲輒數
夕亦屢邀吾索授其炉火及存養法然吾不聽及別去

不知所在後聞從瑀筦陳通判覺者周流海上數年至
陸川而殂及舉葬但空棺知其尸解矣我始悔不從之
學用是篤意于神仙事也吾既聞成君說後又五載適
得識陳通判覺盡以訊陳而成君之言信

鐵園山叢談卷第五

鐵園山叢談卷第六

百衲居士蔡條

昭陵晚歲開內宴蓋數與大臣侍從縱容談笑嘗親御
飛白書以分賜仍命內相王岐公禹玉各題其上更且
以香藥名墨遍賚焉一大臣得李超墨而君謨伯父所
得乃廷珪者君謨時覺大臣意歎有不足色因密語能
易之乎大臣者但知廷珪為貴而不知有超也既能易
輒欣然及宴罷騎從出內門去時將分道君謨于馬上始
長揖曰還知廷珪是李超兒否

宣州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軍以來世其業其筆制
散卓也吾頃見尚方所藏右軍筆陣圖自畫提筆手于
圖之散卓也又幼歲當元符崇寧時與米元章輩士大
夫之好事者爭寶愛每還遺吾諸葛氏筆又皆散卓也及
大觀間偶得諸葛筆則已有黃魯直樣作專心者魯公
不獨喜毛穎亦多用長鬚主簿故諸葛氏遂有魯公羊
毫樣俄為叔父文正公又出觀文樣既數更其調度
由是奔走時好至于挈竹臨閭器巡貨雞錐子入奴臺手
抄圭撮者爭先步武侯政和後諸葛氏之名于是頓息

為吾聞諸唐季時有名士就宣帥求諸葛氏筆而諸葛
氏知其有書名乃持右軍筆二枝乞與其人不樂宣帥
再索則以十枝去復報不入用諸葛氏懼因請宣帥一
觀其書札乃曰似此特常筆與之耳前與兩枝非右軍
不能用也是諸葛氏非但藝之工其鑒識固不若所以
流傳將七百年向使能世其業如唐季時則諸葛氏門
戶豈遽滅息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昔有張滋者真定人善和墨色光鑿膠法精絕舉勝江
南李廷珪大觀初時內相彥博許八座光凝共荐之于

朝廷命造墨入官庫是後歲加錫錢至三十二萬政和末魯公辭政而後止滋亦能自重方其得教價時皇子燕越二王呼滋至即命出墨謂雖百金不吝也滋不肯曰滋非為利者今墨乃朝廷命之不敢私遺人二王乃丐于上詔各賜三十斤然滋所造寔超今古其墨積大觀庫無慮數萬斤世謂道君肯若用度廣空帑藏是悉繆誤不知元豐大觀二庫藏雖研墨蓋何事不見具仍豐盛異常尔且以虜犯順時元豐與內帑自出河北山東精絹一千萬足他絹則勿取是以証之焉斯可知已

江南李氏後主寶一研山徑長尺踰咫前聳三十六峯大如皆天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研及江南國破研山因流轉數士人家為米元章所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勿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墓多群木蓋唐晉人所居時米老欲得宅而蘇覲得研于是王彥昭侍御兄弟與登北固共為之和會蘓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岳菴者是也研山藏蘓氏未幾索入九禁時東坡公亦曾作一研山米老則有二其一曰芙蓉者頗崛竒後

上亦自為二研山咸視江南所寶流亞尔吾在政和未
得罪時常預召入萬歲洞至研閣得盡觀之
太上留心文雅在大觀中命廣東漕臣督採端溪石研
上焉時未嘗動經費非宣_和之事也乃括二廣頭子錢千
萬日役五十夫久之得九千枚皆珍才也時以三千枚
進御二千分賜大臣侍從而諸王內侍咸願之_得詔更上
千枚餘三千枚藏諸大觀庫于是俾有司封禁端溪之
下岩穴蓋歆後世獨貴此研時人或不知厥由今世有
得此者非常材矣

國朝西北有二虜南有交趾故九夷八蠻罕所通道太
宗時靈武受圍因詔西域若大食諸使是後可由海道
來及哲宗朝始得火浣布七寸大以為異政和初進火
浣布者已將半俛矣其後應筮而至大抵若今之木綿
布色微青蠶蓋投之火中則潔白非鼠毛也御府使人
自紡績為中褥衣袍之屬多至不足貴忘可証舊說之

譌

奉宸庫_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綱不
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內諸司于是乘輿御

馬而從以技杖直于馬大內之中諸司局大駭惧凡數日而止因是併奉宸俱入內藏庫時于奉宸中得龍涎香二琉璃缶玻璃母二大筐玻璃母者若今之鉄澤澤然塊大小猶兕拳人莫知其力又歲久無籍且不知其所從來或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真廟朝物也玻璃母諸璫以意用火煨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

香則皆多分錫賜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質古外視不大佳每以一豆火焚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畧不

歇于是太上大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號曰古龍涎為貴也諸大璫爭取一餅可直可緡金玉穴而以青絲貫之佩于頸時于衣領摩挲以相示坐此遂作佩香焉今之佩香者蓋古龍涎始也舊說薔薇水乃外國採薔薇水上露殆不然宴用白金為瓶為甌採薔薇花蒸氣以成水則屢採屢蒸積而為香此所以不敗但異域薔薇花氣馨烈非常故大食國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蠟封其外然香猶透徹聞數十步洒著人衣袂經十數日不歇也至五羊効效外國造

香則不能^得蓄薇種第取素馨茉莉花為之亦足襲人鼻
觀但比大食國真蓄薇水猶奴尔

香木初一種也膏脉貫溢則其結沉水香然沉水香其
類^四有謂^之熱^熱結自然其間凝寔者也謂之脫落因木朽
而解者也謂之生結人以刀斧傷之而後膏脉聚焉故
言生結也謂之蠱漏而後膏脉止聚焉故言蠱漏也自
然脫落為上而其氣和生結蠱漏則其氣烈斯為下矣
沉水香過^四者外則有半結半不結為^靈弄水沉弄水香
者番女夕婆菜者是也因其半結則寔而色重半不結

則大不寔而色褐好事者故謂鷓鴣班也婆菜中則復
有名花盤頭^{斯水}承盤頭結寔厚者亦近乎沉水但香木被
伐其根盤必有膏脉湧溢故亦結但數為水滌其氣頗
腥烈故婆菜中水盤頭為下矣餘雖有香氣既不大凝
寔若是一品號^為箋香大凡沉水婆菜箋香此三名常出
于一種而每自高下其品類名號為多尔不謂沉水婆
菜箋香各則有種也三者其庫占城國則不若真臘國
真臘國則不若海南諸黎洞^洞又皆不若萬安吉陽兩軍
之間黎母山至是為冠絕天下之香無能及之矣又海

北則有高化二郡亦出香然無是三者之別第為一種
類箋之上者吾久處夷中厭聞沉水香况途者肯游取
之多海南真水沉一星直一萬居貧賤得之因及喜海
北香若凌水地號瓦電者為上高地號浪灘者為中時、擇
其高勝葵一炷其香味淺短乃更作花氣百和旖旎古
人說香暨續本州酉陽雜俎諸家流語殆非其要

合浦珠大抵四五所皆居海洋中間也名訖寶名斷望
者最而斷望地近交趾尤產珠尤美大父老更傳昔珠
還時蓋自海際珠母生猶山然高壘數千百丈甚或出

露波濤上雅不知得幾何代也刺史者每啓其貪欲心
或由是暴虐人、不自聊此珠所以去、皆遠徙從交
趾真臘諸異國而珠母益不生就生亦不寔矣俗言珠
母者謂蚌也凡採珠必蠶人號曰蠶戶丁為蠶丁亦王
民亦特狀怪醜能苦辛當業捕魚生皆居海艇中男女
活計世、勿當捨也採珠勿弗以時衆或減裹糧會大艇以
十數環池左右以石懸大繩至海底名曰定石則別以
小繩繫諸蠶腰蠶乃閉氣隨大繩直下數十百丈捨繩
而往摸取珠母曾未移時然氣已迫則亟撼小繩、動船

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絙上出輒大叫因倒死久之始甦
下遇天大寒既出而叫必又急沃以苦酒可升許飲之
醕于是七竅為出血久復活其苦如是世且勿知也父
老云頃熙寧末安南連陷欽廉被系虜生靈罄事甫
定而珠為盛還當是時高賈走回方爭輻湊遠民賴以
安樂竟坐主者寢婪濁則珠寢徙去遠矣久中興後乃
復還海底積高總數旬一刺史來得此大喜而妄為辭
以罔其上請復舊貫因縛係諸蠻恠其刑一方始大騷
走視珠母則莽見白沙布底尔徒徒得珠母雖合數千

百既破開畧無一珠群蠻獨環之則大哭勿恤也自是
以貢則求諸他且又加配率開告訐凡桎梏而破產者
大率皆無辜千里告病然耳目使者又勿吾惻是天以
珠池苦禍吾民也吾聞此為憮然後讀熙陵寔錄見書
太平興國七年事某月甲子海門採珠場獻真珠五千
斤皆徑寸者為掩卷^聆愕何其異哉而致是歎久而思
之此無他知寔命吏之效

雁里草堂本卷第六起
太宗時得巧臣因親督視于紫雲樓下造金帶得三十
條匠者為之神耗而死于是獨以一賜曹武穆彬其一

太宗自御之^其後隨入熙陵而曹氏所錫^賜帶即莫測何往也餘二十八條時命貯之庫號鎮庫帶焉後人第徒傳其名而宗戚群璫間一有服金帶異花精緻^者人往^者輒指目^曰此紫雲樓帶其寔非也故吾迄不得一識之自貯鎮庫帶後厯百十年所及虜騎犯闕太上皇狩丹陽因盡挈鎮庫帶以往而一時有從行者有若童貫伯氏諸貴^臣皆得賜紫雲樓金帶矣事後甫平太上皇言歸宮闕于是靖康皇帝復命追還之庫吾在萬里外獨當聞諸然又不得一識也中興之十三祀有來自海外忽出

紫雲樓帶止以四^鑄視吾虜騎再入遼紛紜所追還勿及者其金紫磨也光艷溢目異常金又其文作醉拂床狀拂床人皆笑起長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動雖吳道子所畫勿及若其華紋則有云^六七級層[、]為之鏤篆之精其細微之象殆入于鬼神而不可名且往時諸帶方鑄不大此帶乃獨大至十二幅是在往時為窮極巨寶不覺為之再拜太息吾祖宗規模雖一帶猶貽厥後世必無以加也于是亟歸諸客而意始適平因書此以詔後之人

都邑惠民多增五局貨藥濟四方甚舉也歲交出入得
息錫錢四十萬緡入戶部助經費然往時議者甚大不然
矣時上每飭和劑局凡藥材告闕俾時上請為大觀間
和劑局官一日請內帑授藥犀百數歸解之偶忽得一
株大絕常犀且異甚不因敢用復上之朝廷乃命工為
之帶雖工人亦嘆駭此上德有所感召之效矣蓋倒透
中返成正透其面猶黃蠟中有異雲一朵雲中大矯一
金龍飛盤擎空爪角俱全遂為御府第一號瑞雲盤龍
御帶

于闐國朝貢使每來朝必携其寶鑑以返往自國初以
來迄今如是也我主客備見之寔一鉄鑑爾蓋其來入
中國道涉流沙踰三日程無水火獨挈其水而行役鑑
者投之以水頃輒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之
伯父君謨嘗得水晶精枕中有桃花一枝宛如新折茶
甌半兔毫四散其中凝然作雙蛺蝶狀熟視若生動每
寶惜之提行錢塘之龍華寺有傳大士真身仍藏所謂敲
門椎椎誦金剛經相板拍與藕絲灯三物昔為吳越錢王從
娶女雙林取來藕絲者乃梁武帝時物也繆言藕絲織

成俱不然但疑當時之 上 尔 所織紋寔華嚴會
釋氏設法相狀凡七所即所謂七處九會者是也有天
人鬼神龍象宮殿之屬窮極幻妙竒特不可名政和後
索入九禁宣和初既大黜釋氏教因復以藕絲灯賜宦
者梁師成吾昔在錢塘見之後于梁師成家得詳識焉
師成靖康間籍没而藕絲灯者莫知所在

唐雷氏由德宗來世擅斲琴著名遇其得意玉識之故
國初尚方所藏玉鶴琴獨為世甲胄在仁宗時錢塘有
名人水丘者又得玉雁琴而君謨伯父帖曰聞賢即在

錢塘得玉雁琴雁與玉鶴輩為流玉鶴藏禁中而雁落
人間此豈常物也哉其後玉雁琴吾得一見頗不稱其
譽又唐李沂沂公者號善琴乃自聚靈材為之曰百衲琴

百衲琴流傳當祐陵朝亦入九禁是天下號殊絕獨玉
鶴百衲乃第一上方時稽古博雅若書画開竒工得以待
詔日親近往往獲褒賜而琴工獨聞冷日月光赫因日
月以莫恩澤即共奏取御府所寶琴画盡理治之上亦
可焉于是首取百衲琴破之乃止八股段然膠漆遽解
散群待詔反大惧輒鹵莽厘得合併玉鶴輩八九咸被

壞遂得時，奏功第賞，但求金石之奏者，思得山水之清音無矣。此良足惜者。

閩粵有福清縣瀕海人家，于海中闌得一物，乃藤匭，開上毛輒颯然，豎起擁西人腰，溫柔不可名，愚氓惧以為怪，遂并匭焚之。福清士人來為吾言，乃中興之初也。

金蚕毒始于蜀中，近及湖廣閩粵，寢多有人或捨此去，則謂之嫁金蚕，率以黃金釵器錦段置道左，俾他人得為鬱林守。

為吾言常見福清縣有訟，遭金蚕毒。

者縣官治求不得，踪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金蚕畏蝟，入其家金蚕則不敢動，雖匿榻下，墻罅果為兩蝟擒出之，亦可駭也。又嶠嶺多蜈蚣，其長四五寸，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虫，多延行井幹牆壁上，蜈蚣雖大，遇從下過托胎虫，必故自落于地，蜈蚣為局縮，不得行，托胎虫乃徐，圍繞周匝，蜈蚣愈益縮，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死。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虫涎，輒生搗塗，為痛即止。且金蚕甚毒，若有鬼神蜈蚣，若是之強且大也。然則蝟捕金蚕，托胎制蜈蚣，物理有不可致。

詰而不可不知者如此

往時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歲以天中重陽時開
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貨其間號名藥市者于是有于
窓隙間呼貨藥一穀入識其意亟投以千錢乃從窓隙
間度藥一粒號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夫迹既叵
測故時多疑出神仙政和間祐陵以仁經惠天下嘗即
上清寶籙宮之前新作兩亭左曰仁濟給藥治疾苦右
曰輔正主符水除邪鬼因遂詔海內凡藥之治病彰
有穀者悉索其方書而上之焉于是成都守臣監司奉

命相與窮其狀乃始得售解毒丹家蓋世，惧行毒者
為仇害故匿其迹非有所謂仙神也既據方修治得其
全即并藥奏御事下殿中省上曰朕自弛天子所服御
以濟元，毋煩有司也由是殿中省群醫驗諸師驗其
方則王氏博濟方中之保靈丹方尔當是時猶子行適
領殿中監事故獨得其詳吾落南來用是藥常救兩人
食葫蔓艸毒得不死蓋不可不知書

太上受命享萬乘至尊之奉而一時諸福之物畢至加
好奇賞異故天下瑰殊舉入尚方皆萃于宣和殿小庫

宣和殿小庫者。天子之私藏也。頃聞之以寵妃之侍從者。頒首飾。上喜而賜之。命內侍取北珠篋來。上開篋御手親掬而酌之。凡五七酌。以賚焉。初不計其數也。且又不知其凡幾。篋北珠在宣和間。圍寸者價至三二百萬。又乙巳歲冬。魯公得疾甚殆。上為臨問而醫者奏當進附子物。上意惻怛。命主小庫內侍舉附子以進。御手忘為採擇。取四遣中使賜魯公。率大猶拳其一重。三兩四錢。次二三兩二錢二皆二兩八錢。吾狂妄平居。眼孔隘。宇宙睹此亦嘆所未始見。則他可稱是。

薑芥芥一名假蕪。本艸謂性溫。不然寔微涼。吾竄嶠南。數見食黃鰱魚。偶犯薑芥者。必立死。甚于鈎吻毒矣。物性相反。有可畏如是也。于是禁殆不可不知。

零陵者香艸生。九疑間寔產舜墓。然今二廣所向多有之。在嶺南初不大。香一持出嶺北。則氣頓馨烈。南方至易得富者。往紐組以為床荐也。

建谿龍茶。始江南李氏號北苑。龍焙者在一山之中間。其周遭則諸葉地也。居是山號正焙。一出是山之外。則曰外焙。正焙外焙。色香必迥殊。此志山秀地靈所鍾之。

有異色已龍焙又號官焙始但有龍鳳大團二品而已
仁廟朝伯父君謨名知茶因進小龍團為時珍貴因有
大團小團之別龍團見于歐陽文忠公歸田錄至神祖
時即龍焙又進密雲籠密雲籠者其雲紋細密更精絕
于小龍團也及哲宗朝益復進瑞雲翔龍者御府歲止
得十二餅焉其後祐陵雅好尚故大觀初龍焙于歲貢
色目外乃進御苑玉芽萬壽龍芽政和間且增以長壽
玉圭玉圭凡厘盈寸大抵北苑絕品曾不過是歲但可
十百餅然名益新品益出而舊格遞降于凡劣尔又茶
茁其芽貴在于社前則已進御自是迤邐宣和間皆占
冬至而嘗新茗是乃率人力為之然不近自然矣茶之尚
蓋自唐人始至本朝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時益窮極
新出而無以加矣

漢宣帝在仄微有售餅之異見于漢紀至今凡千百歲
而閩中餅師每圖宣帝像于肆中今殆成俗漢氏之德
于世如此也

寶開末吳越王錢俶始來朝垂至太祖謂大官錢王浙
人也來朝宿共帳內殿矣宜初作南食一二以燕衍之

于是大官倉卒被命一夕取肥羊為醢以獻為因號旋
鮓至今大燕首荐是味為本朝故事

仲和師服名將也出陝右元祐時朝廷付之以邊事呂
丞相大防始召之飯舉筋沙魚線甚俊呂丞相喜問君
能識此耶仲和操其西音曰不托便不識至今傳以為
笑

魯公盛德蓋自小官時搢紳間一辭謂之有手段元祐
時守維揚多過客日夕盈府寺一日本是早膳召客為
涼餅會者人、俄報客繼至者公必留偶紛、來又不

已坐間私語蔡四素號有手段今卒迫留客且若是他
食輒咄^嗟為尚可如涼餅者奈何便辦耶請共嘗之及
食時計留客則已四十人而冷淘皆至仍精腆時以為
談柄

太上皇在位時屬升平手藝之人有稱者甚則劉仲甫
號國手第一相繼有晉士明又逸群琴則僧梵如者海
大師之上足也然有左手無右手梵如之亞僧則全根
本領雅不及梵如但下指能作金石教坊則有琵琶
則有劉繼安舞有雷中慶世皆呼之為雷大使笛有孟

水清此數人者視前代之技一皆過之獨丹青以上皇
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內供奉代御染寫是以無
聞焉爾劉仲甫碁士大夫特以較唐開元國手王積薪
而仲甫尤出積薪上兩道但仲甫亦自挾數術能殲絳
士君子故喜其為人由是名譽益表擢著碁經倣孫子
十三篇又作造微精理諧集成見碁之布置用意成一
家說世遂為無以過之矣及政和初晉士明者自河東
來輦下方年二十八九獨直出仲甫右一時又較之乃
高仲甫兩道猶有餘其藝左右縱橫特神出鬼沒于是
名教一旦赫然即日富貴然終不棄其故妻指紳間尤
多之先哲廟時有碁手號王慙子者以其能迫仲甫未
几而病心死故世以謂仲甫陰害之也及士明出仲甫
聞而呼之與角遂為士明再四連敗之于是仲甫乃欲
以女妻之則又辭曰我有室矣仲甫悵不悅居月餘偶
以病殂蓋往為士明所挫死故好事者益為浮言計
慙子死之歲乃寔士明生之年也則士明果慙子之後
身造物者俾之復其仇云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

而小徐妃女弟^其在王衍時二徐坐游燕汚乱亡其國莊
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途遭害焉及孟氏再
有蜀傳至其子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宮調^{作詞}者是也國
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國且十日昶至
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
之當造^進毒藥^屢為患不能禁太宗在晉邸時數^了諫^{昌陵}
而不克去一日兄弟相與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晉邸
方調弓矢引滿政擬走獸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
焉始所傳多偽而不知蜀有兩花蕊夫人皆亡國且殺

其身

本朝宦者之盛莫盛于宣和間其源流嘉祐元豐著于
元祐而元祐^豐時有李憲者則已節制陝右諸將議臣如
鄧中司潤甫力止其漸不可憲遂用事矣至元祐又以
垂簾者久故其徒得預聞政机官通廊廟且事^事名譽
有陳衍者跡狀既露後又撼天子太上惧多以邸中舊
寶帶賂之得稍止及親政而竟殺之焉然勢已張若禁
網則具在也及崇寧初上與魯公^弗能戒于是開寄班
法因寢任事大觀後遂有官至皇城使官達者至引進

客省矣。至外廷舊規餘風則猶尚存也。時士大夫自公
輔而進者，恥從此徒。六罕敢交通。及政和三四年，由上
自攬樞綱，政歸九重，而後皆以御筆從事。於是宦者乃
出無復自頡藉。祖宗垂裕之模蕩矣。蓋自寧崇既踵元
豐，任李憲故事，命童貫監王厚軍，下青塘後貫，因盡攘
取陝右兵權。魯公再從東南召復相，而力遏之。朝廷降
詔，差方劾察訪五路，然遏之不得更反折角。政和末遂
寢領樞筦，擅武柄，主廟筭，而梁師成者則坐籌帷幄，其
事任類古右輔政者。一時宰相執政，悉出其門。如中書門
下徒奉行文書，于是國家將相之任，文武二道咸歸此
二人。因公立黨，伍甚于水火。又當是時，御筆既行，互相
抵排，都邑內外無所適從。群臣有司大懼得罪，必得宦
人領之，則可入奏。緩急有所主，故諸司局務爭奏乞中
官提領。是後大小百司上下之權悉由閹寺。外路則有
廉訪使者，或置承受官。于是天下一聽而紀律大紊矣。
宣和之初，暨中間宦人有至太師、少保、鄴度使、正使、承
宣、觀察者比，為朝廷貴臣。又皆由其門。遂不遂有復廟
堂士大夫始盡向之。朝班禁近咸更相指目。此立里客

也此木脚客也反以為榮而爭趨羨之能自飭勵者無
幾矣魯公則居家悔嘆每至啜泣而上亦覺其難制始
殺馮浩又殺王堯臣若楊十承宣小李使皆死不明連
剗數人然勢已成未睹其益而群閣既惧思脫禍無術
因愈事燕游用盡上心莫免夫朝夕識者深憂之且疑
有蕭牆之變漢唐之事了在目前俄禍自外來大敵適
破都人憤洩至殺至啗之骨血無餘矣凡此始終自非
皇天擁祐聖祚不然不可勝殆哉故書其畧如此政還和
以還侍從大臣多奴事諸璫而取富貴其倡始者首有

王丞相黼事師成梁俄則盛尹章事何忻宋八座事王仍
後又有王右轄安中亦事師成此最彰著者宣和以降
則士大夫悉歸之內寺之門矣黼則師成呼為恩府先每
父事之安中在翰苑凡艸師成麻制必極力作為好辭
美句以褒美功頌德時人謂之王內相上梁師成啓事章
則與忻捧藥而進昇對人呼王仍為王爺又有劉韜者
自小官在童貫幘始終為之盡力後位至延康殿學士
及都邑傾覆先索韜入虜營既而宮將播遷韜聞之又
知虜欲用韜遂自縊而死獨能以忠節蓋前迹愆矣

漢元狩二年南越獻象能言鳥觀應劭注能言鳥鸚鵡也然二廣間鸚鵡視隤右寔差小若白其五玉色又自出外國但今西甌之地適春夏則山青澗碧而木綿花發紅樹滿目如火與相間錯即多有鸚鵡群飛動千數百高下爭掠人頭面去其殼咬之可喜疑若別造逆一道家羨門方域中尔人或得其雛養視而教諸語言初皆丹喙中變而黑度歲餘乃復丹始不變此雄者也號名鸚鵡有喙常黑而不變此獨雌者號名木戾是二種者寔藉人力而致之言語罕有合其自然至百數十中忽一天

机辨慧始雖因教然終乃同諸人而性靈斯足尚已吾頃見貳車陳瑞誠家一鸚鵡能自談對睹老兵持米筍出則報曰院子偷物出也在簾內其小奴竊酒又亟報曰惠奴偷酒衆視之窮詰畧無迹反罪其妾乃又曰藏車卓下矣共驗之信于是奴婢大憤後以計而殺之也常讀殷其小說載晉張華有鸚鵡每出還輒說僮僕好惡一日寂無言華問之故曰被禁在窰中何由得知事殆類此

都下飛鳶至多而大內中為最每集英殿下燕則飛鳶

動千百為群翔舞庭中百官燕食至則多為所掠故事
遇燕設乃于鄰殿置肉以賜鳶後稍得引去然尚多
有之也周官射鳥氏賓客會同以弓矢驅傷鳥鳶則鳶
之善鈔盜有自來矣今乘輿在御又鳶飛既眾是弓矢
有不可驅者故賜鳶肉乃出本朝第不知其始私竊謂
倘非仁廟之至仁必由祖宗之聖智矣

魯公以元祐末帥蜀道行過一小館有物倒懸于梁間
初疑為怪後見古今注乃知為蝙蝠也又抱朴子云謂
蝙蝠五百歲即白而倒懸食之壽如其年吾每記公之

說靖康初貶邵陵始發自長沙愒一長亭方坐忽有物
如鴉鵲從房中飛掠吾身過時亦以為怪跡其踪乃在
堂中後空舍而倒懸則知其為伏翬矣大為之感愴俄
遷嶺外博白暇日適與客行天慶祠繞升殿則見梁間
累然倒懸者以十數偷眼伺人久忽飛去博白天慶祠
寔唐紫極宮也則是物忘不暇三四百歲矣客有力勸
吾羅捕取而盡食之者因為之一哂

政和中于闐國朝貢以馬四足其一高六尺五寸其一
六尺二寸其二皆五尺九寸殆不類常馬其狀已怪則

穆王八駿其圖夭矯宜若有之也

相州古鄴郡其西有陰廬慮名山也寺則齊禪師道場

有是名刹也寺大門之前左右二池東為黃龍西為白虎龍所

窟宅政和間遭大旱安陽人禱于池既大澍于是

為之飛奏詔加封爵焉及褒命下世俗不知厥由但迎

置東池而已一旦雲霧回合如墨天大電雷異常有頃

衆登寺樓望則了然見白龍與黃龍拏戰而黃龍敗焉

白龍乃奮迅下取山嶺將塞東池垂半矣黃龍既護其

居故屢戰而屢敗且不已其右山谷間白龍之所據則

水屯于門之外波浪高踰寺樓也群鬘大惧為赫香諷

呪于樓之上始悟向之大雨寔白龍為之而黃龍冒其

賞故一至此兢于是寺鬘力為之講解仍許再告諸請上

終日始得平白龍因收水而退矣詔復封白龍為吾妻

家相人也有妻兄檢得親見故特為我道之且龍號神

物能變化誠高遠乃亦爭虛名角勝負未免作世俗態

所以貴乎君子

江湖間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說甚寃崇寧中淮水暴漲

而汴口播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者出運還緣網之舟尾

有拖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置之，則跂，又緣柁而上。柁工之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遂擊霹靂，大震一殼。汴口所積舟，不問官私，舟柁與士大夫家所座船七百隻，舉自相撞擊，俱碎死數百十人。朝廷聞之，而不樂第命官為賑卹焉。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者又出，太漕甚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偕上計，入覲天子，可乎？龍即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匳中，不動。太漕遂携至都，輦先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使索入內，為具酒核以祝之。龍輒躍出，匳兩爪據金盃，飲几釂。于是天子異之，取大琉

璃合缶貯，龍為親加封識焉。降付都城汴水之都門外小龍祠中，一夕封識宛如故，視缶中龍則已變化去矣。上

喜，加封四字，仍大啟其祠宇。至大觀末，魯公青東南舟抵汴口，舟邊而小龍又出，近魯公。然小龍所隸南北當

江湖間，素未不常至。二浙也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

之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于是家人大。小咸嘆異，亦疑必有故。明日，而魯公召命至，復加六字。王及靖康之初，家破，魯公貶嶺外，吾從行至江陵，將遵陸出鼎澧間。公畏暑，因改卜舟行，下江陵，憇渚宮之沙。

頭一倉官廨舍繞弛擔則小龍復出見魯公為之涕下
且感念神龍乃不忘恩舊一如此吾戲公曰固知小龍
之必來耳公愕詢其故吾始曰此亦出公之門也苟每
加意于是無世情者則今日必來使此龍一出世間有
世情當又不來是烏足辱人懷抱耶公乃收淚而笑且
龍神尔由而義風有聖賢操烈因為書其初末是亦春秋
褒貶之餘旨不敢廢者也

宣和元年夏五月都邑大水未作前雨數日連夕如傾
及霽開封縣前茶肆有晨起拭格味揭者睹若有大犬蹲

其傍明視之龍也其人大叫而倒茶肆適與軍器作坊
近遂為作坊士群取而食之屏不敢奏都人皆圖畫傳
玩其身僅六七尺若世所繪龍鱗作蒼黑色然驢首而
兩頰宛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座極長其際始分兩歧
焉又其殼如牛考諸傳記寔龍也後十餘日大水至故
傳俗謂之龍報仇

世罕識龍象師薛八犬黃門昂錢塘人也始位左轄其
小君出遊還適過宣德端門時郊裡禮近有司日接象按
自外旗鼓迎至闕下而馴習之夫人偶過焉適見而大

駭歸告其夫曰異哉左丞我儂今日過大內前安得有
歸此大鼻驢耶人傳以為笑

唐人說江東不識橐駝謂是廬山精况今南粵宜未常
過五嶺也頃自因雲擾後有北客驅一橐駝來吾時在博
白博白人大小人為鼓舞爭欲一識客輒閤戶蔽障以取
十數金即許一入如是遍歷瀕海諸郡藉橐駝致富矣
後橐駝因瘴癘死其家如喪其怙恃

嶺右頃俗淳物賤吾以靖康歲丙午遷博白時虎未始
傷人村落間獨窺人家羊豕雖婦人小兒見則呼而逐

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嘗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
籬客為惧民曰此何足畏在籬傍一叱而虎已去村人
視虎猶犬然尔十年之後北方流寓者日益衆風教日
益變加以百物湧貴而虎始侵傷人今則與內地弗殊
人畧不遺毛髮風俗澆厚乃及禽獸耶先王中孚之
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博白有遠村號綠舍舍皆高山大水人足跡所弗及斗米
一二錢蓋山險不可出者小江號龍贊魚大者動長六
七尺皆痴不識人也村民自誇吾山多鳳凰吾且謂妄

從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鷲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顛宛
穴木而巢焉遇天氣清明則出必雙而飛所過則
群鳥舉為之歛翼俛首而伏不敢鳴者久之吾嘆曰此
真鳳皇也古人謂南方丹山產鳳信然
博白張生公諤者蜀人喜學問能苦辛卜築于城西北
隅山間盛槩也吾手助其緝茅既成名曰帶經堂下厠
地得山藟自然成玄武者龜大于掌首尾克全蛇乃天
矯纏龜猶世固狀張生以獻吾為再拜烹而食之既物
理有是不可致詰者

苑園最盛宣和末所謂良嶽正門曰陽華亦五戟制同
宸禁也自陽華門入則夾道荔枝八十株當前柳窠一
株有太湖石曰神運昭功高四十六尺立其中為亭以
覆之每召要臣儒游覽其間則一璫執荔枝簿立石亭下
中使一人宣旨人各賜若干于主者乃對簿樹以分賜
朱銷而奏審焉吾一日偶獲侍從魯公入時許共賞柳
窠一小璫登梯就摘而剖之諸璫人荔枝二枚于是大
璫梁師成者盡愕然吾笑而頷之曰諸人久飲矣且饒
吾一路是時群璫多尚文字妄相慕仰咸以吾未始得

嘗故也語此一夢令人愴悵

蒲中產梨棗已久得名昔唐文宗時有鳳儀止梨樹上

因變肥肉細膩紅頰頰玉液至今號鳳栖梨他至本朝時

一家獨出一種青袍瓊肌香脆甘寒脩衆梨之美又絕

勝于鳳栖其人常進御後得文林郎且以青膚足珍類

選人之衫也因但號之曰文林郎歲罕得稔遇稔則但

歸諸碧油幙下師武共分餉焉他莫得入口矣吾得于

張中周佐常官蒲故能道之張名行翼仲爽

雒陽牡丹號冠海內歐陽文忠公有譜言之脩然吾狂

病未得時常侍魯公入應宣召延福宮賞花內宴私竊

謂海內之至極者也及靖康初元魯公司河南吾獨從

魯公行時適春三月矣畧得見雒陽牡丹一二始知九

重之燕賞殆虛設而文忠公之語其殆雅有未究者因

問諸雒陽人為吾言姚黃檀心碧蟬生異花葉獨號花

王雖有其名亦不時得率四三歲一開或得一兩本

而已過其一必傾城其人若狂而走觀彼餘花雖盛勿

視也于是姚黃花園主人是歲為之一富吾又見二父

言元豐中神宗常幸金明池是日洛陽適進姚黃一朵

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宮花不御乃獨簪姚黃以歸至
今傳以為盛事

維揚芍藥甲天下其間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黃綠者名
腰帶金腰帶萬不偶得之維揚傳一開則為世瑞且簪是
花者位必至宰相蓋數下驗昔韓魏公以樞密副使出
維揚鎮一日腰帶金忽出四蕊魏異之乃燕平生所期望
者三人與共賞焉時王丞相禹玉為監郡王丞相介甫
同一人俱在幕下及將燕而一客以病方敏謝不敏及
旦曰呂司空晦叔為過客來魏公尤喜因留呂司空合

四人者咸簪一花其後四人果皆輔相矣或謂過客乃
陳丞相秀公然吾舊聞此又得是說于呂司空疑非陳
丞相也是後魯公守維揚金腰帶一枝又出則魯公簪
之而魯公亦位極未几叔父文正公亦常嘗守維揚一日
金腰帶又出而維揚人大喜貪文正公之重望亟折以
獻然花適開未全也文正公為之悵然亦簪而賞之焉
久之文正公獨為樞密使後加使相檢校少保視宰相
恩數噫一花之異有曲折與人合乃若造物戲人乎

鐵圍山叢談卷第六終

此書善本為錢遵王所藏嘉靖間雁里草堂本向在長塘鮑氏繼
歸邵中黃氏汪氏今復在虞山龐氏是本乃恬裕齋瞿氏得諸海
寧楊氏者咸豐丙辰冬日龐君崑圃以雁里本見示遂校勘一過訂正
謬謬不少而亦有此本是而雁里非者校讎之功未可執一也時恬裕主
人鏡之濬之弟季搜訪古本補入藏書記中屬余襄校因紀之

崑崙居士錫時





